

鸡肋编

第二函  
十九册

據邵位西鈔閣本校胡心耘本

雞  
肋  
編

涵  
芬  
樓  
藏  
版

# 雞肋編卷上

宋 莊 季裕 撰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  
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  
棄之則殊邵鈔開本作如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空  
言竟著於後是豈非雞肋之腊邵鈔開本作惜邪然方其擷蘆菹鳧苾而  
餓於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  
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

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  
去自憐心尙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  
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乃隱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

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朓原刻作朓兩云

二百年來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

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

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

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

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年之原刻校云疑數安在如

書馬數馬乎

筋屐原刻作筋屐邵鈔閣本同胡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

土弓長白水非邵鈔閣本衣巾金刀千里艸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

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

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云常隨措

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妝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

之間亦專以文字邵鈔閣本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名飪販金與

錦至關關

邵鈔閣本兩  
關字均作門

吏告之曰任鈺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

日曰昌堂兄弟目木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鈐又云掘地

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酬者又爲

原刻作有爲元鈔同但  
邵鈔閣本作又爲說鄂同從改

起字

申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

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

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

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甌字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

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京師賣生果

胡鈔閣  
本作榮

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

勃然人方以新而爲好至食者須雪去之元祐中有李閱

邵鈔閣  
本作閱

待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識蓋以識爲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爲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

又有江隔人亦戲云江隔隔江問巫馬期騎馬無未有對者元祐

癸卯卷一  
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訝其遠宦云要令後世無對元  
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  
以錢衡水盜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實  
無且欲與山子馬爲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爲文資

胡鈔閣本  
誤作質

擢

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既至館中氣尙未平獨坐屏處時秋陽  
方烈爲日所射久不遷坐有同僚怪之問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  
私閒事關公甚底問者初尙未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既而易爲  
他官又宗室仲輓知太宗正司以待漏院爲大小字如此者甚衆  
其長仲忽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手弄鞦聚憂伏獵無以異矣又  
有楊通者任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僭紊名器  
遂行禁止刊於續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瘵與濟逝爲韻種萑苳云信宿

罷瀟洒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票姚作平聲八僊歌押兩  
船字狄明府兩濟字洒字有三音而瘵但切側界去病爲票姚校  
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顏師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  
勁疾之貌也苟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  
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其意而  
略其義也如濟濟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字或者遂謂不上  
船爲蜀人以衣襟爲船余嘗至舟原刺校云疑當作蜀中問土人則不然後見  
范傳正太白新墓志云玄宗汎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  
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爾

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斲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  
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冶多鑄廣故物重爲弊其子子夷亦能  
詩嘗云二字兩開本均無當易無字作兩開本均作爲雖乃可又一篇云虎頭墨妙能

頻寄馬乳葡萄不待求議者又謂元作爲鈔維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

多爲蓋貶駁他人易於爲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况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工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見刻爲工墳韓公井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猶相元鈔作想

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

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

此詩以保兩閣本均無保字爲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

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史段灼梁史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少時過荆

南白碑驛見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其原刻校云有脫文碑石瑩白

驛因得名或云後製說郭作置大晟樂取石爲磬未知信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於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於文行故也余嘗以

一絕記兩閣本均作紀其聞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杜喬名標八俊接英聲李膺



密杜文章萬古猶光燄杜甫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武蘇

李資歷文章亦等夷蘇味道思若涌泉名海內蘇頌從來蘇李擅當

時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八字胡鈔開本處州有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

也山中尤多古楓木雨閣本均作樹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多取二字元鈔為

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雨閣本均作禽鳥花艸色像如畫他處所未

見又出青甕器謂之祕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製樣

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有間雨閣本均用蠟元鈔作蠟胡裹咫尺之木

以書傳言謂之束版既便報答又免謬誤其後事欲無迹者廢紙

而用版浸為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加以緘繩有盛以囊者至崇寧

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公禮幾無用箋楮然利害所繫有濡紙而

摹元鈔印字畫以為左驗者俗之薄惡亦可見矣

鳳翔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蓋為中尉韓全誨等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嘗徘徊其下也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蹕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其石隄谷在城西南十餘里殺十一王處今有堂作釋氏十王像焉

陳州城外有厄胡鈔開本誤作瓦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

佛云是孔兩開本均作夫子像舊榜是兩開本無是字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

說字王而釋子附會為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

杜甫之作杜兩開本說鄂均無杜字十姨天下如是者蓋兩開本均作概不可勝數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人吉凶雖

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當作僧道然細審之

四字元鈔作然不口一都鈔開本無然字作細審之三字卻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爾亦見於

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

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兩開本均作毫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晶元鈔作精邵寒李義山河陽詩

亦云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復元鈔作復塹埋雲子世莫識雲子爲何

物白彥惇云其姑壻高士新爲吉州兵官任滿還都暑月見其榻

上數囊更爲枕抱視之皆碎石勻大如鳥頭潔白若玉云出吉州

土人呼雲子石而周燾子演云雲子雹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

名義山謂埋於溝塹則非雹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楊何字漢臣莆元鈔作圃邵田人也登進士第爲南陽士掾元鈔作椽邵

同 狂率喜功劉汲作帥就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牝驢牡馬生騾子道士師姑養秀才蓋謂其父本黃冠母嘗爲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經旌表今

兩闕本均無今字

門閥猶存介甫詩

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而史不書余攝尉襄陽嘗

得尹孝子

兩闕本均有之字

母墓誌於臥佛僧舍以爲柱礎未暇取而罷然

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餽子又名環餅或曰卽古之寒具也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擔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則箇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多東坡在儋耳鄰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纖手搓

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  
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模易真本至於  
紙素破汗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  
廟乃兩閣本均無乃字洗去祭服藻火而胡鈔閣本無而字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  
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原刻作牘從鈔閣本改未嘗滌手余  
昆弟訪之方授兩閣本均作投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  
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  
鮮兩閣本均作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  
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  
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  
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  
外郎知淮陽軍卒

禮文亡

元鈔作云

闕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爲乖舛

元鈔作喪

如親王納夫人

亦用拜先靈合髻等俗禮李廣結髮與匈奴戰謂胡鈔開本作爲始勝冠年

少時也故杜甫新婚別云結髮爲君婦而後世初婚嫁者以男女

兩開本均作婦

之髮合梳爲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不經不可以概舉南

方之俗尤異於中原故習如近日

五字元鈔空缺

車駕在越嘗有一執政家

娶婦本吳人也用其鄉法以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

登輿手不輟擲於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既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

祝焚楮錢禳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輿使女之親男女抱以登

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子父

兩開本均作婦原刻校云當作于父

傍

飲三杯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蓋放人

縱觀處子則坐於榻上再適者坐於榻前其觀者若稱歡美好雖

男子憐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爲非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爲

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今適鄰郡人皆以爲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族

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嘗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家亦不設塗壁至頓置百物於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則不祭唯旦望節序薄具酒葬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東養蠶之利踰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以爲柴薪爲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贓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繫以苦之則憚於囚衆單州成武令聶恣兗州人起於白屋知民間利病有獲此偷卽依法決遣而據所徵贓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都保伍畏於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卽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贓罰里正諭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大受賜人有相讎害者於樹幹中去兩閣本均有其字皮尺許令周匝謂之繫裹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

蘭蕙葉皆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篁中花再重皆

三葉外大內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內重一葉色白無文覆卷向下

通若飛蟬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短每枝一花者為蘭莖長一枝

數花者為蕙本艸載蘭艸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艸葉似澤蘭尖

長有枝注原刻校云當作歧案政和經史證類本草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

澤蘭生下地雖原刻校云當作澤案政和經史證類本草注與傍葉似蘭艸

赤節四葉相值歧節間馬蘭生澤傍氣臭花似菊而微元鈔無微字案

本草云北人見其花呼為紫菊以其枯似菊而紫也亦無微字紫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

花心微黃赤又有木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

一名蕙艸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部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入

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衢州開化縣山間多春蘭而醫僧允濟謂蘭

根即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艸本艸乃云生平原川谷

陶隱居謂近道處處有之又與蘭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為白薇未

知是否夷齊采食豈謂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



蕨有青紫二種生山間以紫者爲勝春時嫩芽如小兒拳人以爲

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陰者可煨金石葉

邵鈔開本作亦

大則與貫衆狗脊相

類取置田中或燒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

枝葉瘦硬人取以覆牆又雜

兩開本均有於字

泥中以砌階壁澀而難壞蕨

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乾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饑俗

名烏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紹興二年浙東艱食取

蕨根爲糧者幾徧山谷而本艸亦不載也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冷飲無患東南則

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臥則以首外向檐下籬壁皆不

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則常苦旱暵如東坡

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

邵鈔開本作江浙

也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

說郛作語

云有山

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

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  
然旱不旬日說郭作月則井已涸矣皆謂泉乃橫流故爾蓋滅裂不肯  
深浚致源不廣也又諺元鈔作語又說郭同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

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啜背地廝說言其反覆如

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

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

五湖輕心之戎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說郭作土故其人重厚

樸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原刻作肝校云當作肝邵鈔闕本作肝從改

高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爲能耳

孫真人兩闕本均衍有字千金方有治蝨胡鈔闕本誤作瘋癥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

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

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

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川見僧舍凡故衣皆煮於釜中雖禪袴亦然蝨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蚤則置衣茶說郭無茶字藥焙中火燻說郭作遜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

二浙

說郭有時字

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

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問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

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  
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  
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  
拜日月以爲眞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  
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誤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  
之稱也其初授法設兩閣本均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  
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  
能得或云何何字據邵鈔閣本補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說郭無者必能察  
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數件兩閣本均問之邵鈔閣本能識其名  
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  
事兩閣本均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  
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旣衆乘亂而起  
甘嗜殺人最兩閣本均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但

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常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  
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  
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余既書此未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爲人所告逃於嚴

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阻險爲拒殺害官吏至遣

官軍平蕩兩

胡鈔開本  
誤作西

州被患

兩開本  
均作害

延及平民甚衆殊可傷憫

南方多梟而西北絕少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勞疾漢重五日  
以梟羹賜羣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太祖微時

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臥於田間而樹陰

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

兩開本  
均作泉

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

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卽位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恥然  
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

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諱  
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而破也泗洲  
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漣水地褊多荒人  
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  
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  
曰大師尼諱師姑呼爲女元鈔無女  
字說邪同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  
其爲爪與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  
良家女多爲所染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  
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亦  
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  
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元鈔作  
友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  
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嬌之類可  
恥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爲粉和以爲團有大數升者以臘脂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爲諱想必有說特未知耳

唐方技傳云長社人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載其相蔣儼等八九事甚異而劉義節傳云其子思禮

原刻校云當有學字此條又見下卷唐劉思禮條

相人於張

憬藏憬藏謂思禮位至太師後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師位尊

兩閣

本均有若字非佐命

兩閣本均有必字

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斬於市然則其術

不無中否但采其中者稱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歷論命者多矣今錄貴而凶終者數人方其盛時未有能言其未至

二字元鈔作未主

之災也以此知陰陽家不足深泥唯正

己守道爲可恃耳張邦昌元豐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時王黼

元豐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時燕瑛熙寧十年丁巳五月二

十六日寅時聶山元豐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時趙野元豐七

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時朱勔熙寧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

時王宋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時蔡攸熙寧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時七字元鈔空缺鄧紹密燕寧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時如歲者童貫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時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兩閣本作夕說郭作集亦用娼妓聞半皆

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為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要一妓始為厚也凡娼皆用子為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絲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萋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邵鈔閣本無也字元鈔無以下一句作今使中國婦女盡汗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風也說郭同其



異於南方如此

唐李道廣字太丘相武后元紘字天綱相玄宗皆陵之後韓愈亦頽當之裔也見宰相世系表

春秋鄭伯突人于櫟注云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陸德明音翟徒歷反廣韻乃音宅魏翟璜漢翟公皆同音至方進則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據也

扁鵲姓前漢書注

四字元鈔作漢高祖傳案傳字當是紀字之誤

顏師古音步典反千姓編乃

音辯云莊子有扁慶子陸德明音篇又符殄切

長孫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何足卹太宗兒女三十五人晉陽公主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因以癯羸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至投牀取佩刀自向既立晉王以上十四字兩閣本均無係從元鈔補又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何豈不以兒

女牽愛乎若引佩刀欲堅羣臣之心謂之權術可也而日數十哀當忘無剛氣之語矣

太宗嘗

元鈔作常

玩禁中樹曰此嘉邵鈔開本作佳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

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玄宗在殿廷翫一嘉樹姜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義方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嘉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此又足見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謂其湛某廢務兩開本均作事罷發運使笑曰遂與多酒慢公爲

對矣蓋諺語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見於北史

兩開本均有矣字

宣和壬寅歲自京師至關西槐樹皆無花老農云當應來年之旱與二麥不登已而信然諺云槐宜來歲麥棗熟當年禾

彭城學中有古碑夜輒有聲如擊磬劉愿邵鈔開本作願恭叔秦州人行爲

徐州教官云嘗聞之原州真寧縣要册湫廟中崇寧間衆碑津潤

如流獨一碑否是歲多疫

元鈔作役

宣和中復如此

元鈔是

陝西沿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熙州斤麪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臊惟原州二物皆美麪以紙囊送四旁爲佳遺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無之則不清嘗在平江常熟縣見官務有

燒灰柴麻漕司破錢收買每醕一石用石灰九兩以樸

邵鈔本  
作朴下同

木

先燒石灰令赤并木灰皆冷投醕中私務用尤多或用桑柴樸木葉類青楊也李百藥爲杜伏威欲殺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飲之無恙豈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鄭州去京師兩程當川陝驛路有紀事詩十餘韻其切當者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無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詩云沙堆套裏三條路石炭煙中兩座城又云土洞裏頭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謂中倚高山自過蒲中行土谷中

十程始到也寧州亦云雞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轉一條街蓋州

依兩閣本均作儕山而立通衢宛轉而邵鈔閣本作其上也三水會於城下故驛名三

河謂九陵三橋馬嶺皆合流於涇九陵河在東南出慶州華池縣

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橋河在城西北自襄樂界來不知

其源馬嶺河在城西自慶州樂蟠縣界天固府下流至縣水經注

云洛水一名馬嶺川俗謂寧州有三不可斬蹴踟躕豆言地峻不

可住也河南亦有詩云憲州渾如枉死市岢嵐彷彿似陽間邠州

有十原刻胡筵校云按影元鈔本空廿二行每行廿一字閣本則直接下行拘字核其文義當依影元鈔本空

拘謂雪下炭賤雨下水貴出北門遊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北白馬澗張

氏舍時山上設烽火夕舉以報平安留月餘即過浙東臨行書一

絕於壁間云昔年隨牒佐邊侯兩閣本均作籌愁望長安向戍樓今日衰頽

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兩閣本有年字冬金人犯杭兩閣本誤作攻寒越明年春

由平江以歸白馬澗去城十八里張氏數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留余所居於壁邊題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諺云麥過人不人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

以上二十一兩閣本均脫係

從元鈔補說兩所損十八

郭與元鈔同

順昌种

說郭作神

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王恬

智叟

胡鈔開本誤作叟

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丹元素云

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

人家養雞雖百數獨一擅場者乃鳴餘莫敢應故諺謂一雞死後

一雞鳴嘗在處州斂川見佑聖僧舍養二雄雞每啼則更互競發

飲啄棲遊亦不相鬪古云兩雄不並棲此豈無所競而然邪廣南

則羣雉競鳴又不可解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爲人賤先須看四般

飯遲屙屎疾睡易

一作重

著衣難蓋無不應者

寧州要册湫廟殿壁山水皆范寬所畫土地堂壁有包氏畫虎趙  
評事馬皆奇筆廟東興教院人物亦寬畫張芸叟謂面目大小銳  
失王者之相蓋人物非所工者後殿有甘艸一枝長二丈餘其大  
如臂亦異物也

寧州龍興寺有開元二十二年所寫華嚴經記唐忌辰文德皇后  
六月二十一日大聖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  
月初四日而史有遺其崩日者

河間老卒云蠶子最耐寒熱臘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新水浴過  
至三月間雖熱而桑未可採則以絺絮裹置深密處則不生欲令  
生則出置風日中每搥原刻校云當作槌案  
槌架蠶薄之水也間用生地黃四兩研汁灑

桑葉飼之則取絲多於其他白樂天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  
照地光二者當俱可信也漢水漁者取蠶腸以作釣絲云雖挂千  
斤亦不斷長只數寸蓋皆未吐之絲耳南人養蠶室中以熾火逼

之欲其早老而省食此其絲細弱不逮於北方也本艸謂蠶婦不可食苦蕒令蠶爛壞處州人言此菜家家養蠶不聞有損方書有治蠶齧藥亦未嘗聞見被傷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蝨於絲絮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使置青艸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為青蟲飛去嘗試之信然皆背折而化

兩闕本有去字

生薑苗鋪薦席下去壁蝨椒葉能辟蚤狗舌艸花亦然此艸葉如狗舌夏秋生細花始白漸黃無甚香臭花莖長出葉上根已枯而葉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細以乾薑滋味和之作餛飩餅夾食之已泄利葉擣如泥可煨硫黃原人

原刻校云原人二字有脫文

裴棐和之云嘗用之也

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紹聖中有引白樂天罷忠州刺史還朝詩云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自是始并魚皆借然

雞肋卷上 十五  
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衣而唐牛叢以司勳員外郎爲  
睦州刺史帝面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  
乃賜銀緋豈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爲異乎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糴

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根有大數斤者煮

開本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家競作白粥於上以柿

栗之類染以衆色爲花鳥象更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

鴨食物聚飲門首謂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

爆竹每發聲卽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

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山遇上元

節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貫以環索自上墜

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

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



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兩閣本均無之字懸

插於首以為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

逐村之人各為一舟各元鈔作共雇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挂楮

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鬪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

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

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

雜戲一色坐於閱兩閣本均作演武場環庭皆府官兩閣本均無官字宅看棚棚外始

作高橙邵鈔閣本作橙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譚兩閣本均作揮一笑須筵

中園堂衆庶皆噓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邵鈔閣本改上為記

至晚較旗多者為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為數也浣花自邵鈔閣本作寺

城去僧寺名忘其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邵鈔閣本無皆字

民家絞洛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賞以

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必兩閣本奔驟於前夾道作棚

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其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

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

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武行以閱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

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奇詭之

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邵鈔閣本作貴上下佚樂不可一一載也如澧州

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赭傘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

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

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

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雞犬井皆

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殞無完柩

大達已蔽於蓬蒿菽粟梨棗亦無人采刈至咸平僧舍有金剛經一藏帶帙皆爲人取去散棄牆壁間乃太平興國中所賜字畫紙飾頗極精好後見家人輩私攜其三卷以來常念欲轉以授人值歐陽延世慶長與二弟自海陵過常熟相過偶話泰州近有一士子少年因遊城隍廟見塑婦人而關三木旁有獄吏展案牘者乃戲解其縲於牘上書一放字是夕遂

兩闕本均無遂字

夢至廟中獄吏詰一

邵鈔闕本作以

婦人對詞未竟君輒縱去當復爲我攝之士子調不爲行吏

前捉其臂已覺酸楚久之又擊其背痛苦弗堪乃告之曰吾能誦金剛經幸見恕吏卽引之見王召令升殿誦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默誦但常

原刻校云疑應作當

讀耳王命吏取經頃刻已至視之乃其家本也讀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無數皆合掌默聽至卷終王語

吏云可放其去失囚當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門以衣袖拂其背痛卽頓除而喜於得脫忘使治捉臂之處既

兩闕本均作卽覺明日命僧諷

誦經廟中以為陰報而臂上遂發大疽破潰月餘方愈慶長兄弟親所聞見亦欲持誦此經恨無善本遂以與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真實之語其利為博也

靈棊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貨亦曰初吉繇文云

元日

客從南

來遺我良財

邵才

寶貨珍翫金盃玉杯晉顏幼明解曰以陰處中

應乎外陽有朋遠來不亦宜乎南者陽位故曰南來寶貨珍翫貴

人之資也金盃玉杯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為大吉之卦楊

文公在翰苑

兩閣本均作院

卜得之忽有金帛之賜吳升任宗正少卿亦得

此卦遂遷給事中賜對衣金帶鞍馬而南史載齊江謐武帝出為

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以弈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盃玉杯及詔賜

死果以金豐盛藥鳩之然則繇文如卦影之象雖人各有其應而

吉凶特未定也豈禍福天之所祕終不容人推測乎

寒食火禁盛於河東而陝右亦不舉爨者三日以冬至後一百四

日謂之炊熟日飯麪

邵開本  
作麪飯

餅餌之類皆爲信宿之具又以糜粉

蒸爲甜團切破暴乾尤可以留久以柳枝插棗饊置門楣呼爲子

推留之經歲云可以治口瘡寒食日上冢亦不設香火紙錢挂於

塋樹其去鄉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於空中謂之擘錢

兩開本均  
作擘錢

而京師四方因緣拜掃遂設酒饌攜家春

兩開本均  
作春

遊或寒食日陰雨

及有墳墓異地者必擇良辰相繼而出以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謂

均兩開本均作爲寒食爲一月節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種種備具至有簫

鼓樂器亦儲以待用者

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

縣道下至計食令史皆服青幘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

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干色爲頭支色爲身納音

色爲腹立春日干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

兩開本均  
作脛

納音色爲蹄至於

籠頭繮索與策人衣服之類亦皆以歲日爲別州縣官更執鞭

胡鈔

開本無執鞭二字邵鈔開本同更作吏

擊之以示勸農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

理所在小人莫不爭奪而河東之人乃謂土牛之肉宜蠶兼辟瘟疫得少許則懸於帳上調水以飲小兒故相競有致損傷者處處

皆用平旦而衢州開化縣須俟交氣時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

牛么麼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漢志兩開本均作制又載季冬之月立土

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兩開本均作城縣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時無有行者

漢文帝贊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

墳劉向以成帝營昌陵不成復歸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諫曰孝文

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而晉史愍帝建興三年六月

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兩開本均作幣不

可勝紀時以朝廷艸創服章多闕敕收其餘以實內府而史不言

何陵之物遂使後世疑瓦器爲不然按赤眉在長安發掘諸陵取

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卽

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漢文亦在其間皆唐末五代之所發者蓋摸金之人但見巍然大冢安知其中爲無有自非不封不樹則未有不發之墓也世云張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盜張以所得甚厚故不傷其尸而晏以徒勞遂破其頭顱而去此乃儉葬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論也今葬者必瘞誌文蓋備其必發不然何用置於壙中乎

江浙無兔繫筆多用羊毛惟明信州爲佳毛柔和而不攣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禿湖南二廣又用雞毛尤爲軟弱高麗用猩猩毛反太堅勁也其用鼠須只一兩莖置筆心中如狸邵鈔開本作狸毛則見於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蒸濕墨皆膠敗滯筆而無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則陰潤不能壞也

建中靖國初韓忠彥曾布同爲宰相曾短瘦而韓偉岸每並立廷下時謂龜鶴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原刻校云疑當作韓待之厚遊處未嘗不

與之俱人呼爲內翰夾袋子秦觀之子湛大鼻類蕃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爲嬌波斯有揚州人黎珣字東美崇寧中作郎官監司又有京師開書舖人陳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爲蝦蟆而瓊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俗號蝦蟆亭天清寺前多積潦亦名蝦蟆窩都中輕薄子戲詠蝦蟆詩曰兩開本均作云佳名標上苑窩窟近天清道士行爲氣梢公打作更嘉言呼舍弟東美是家兄莫向南方去將君煮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載官片大臘茶與白礬二物解百毒以爲奇絕元鈔

絕下空一字胡鈔開本有之字邵鈔開本絕作攷其下有之字本艸茶茗薺楸皆一種俱無治毒之功後

見劍川僧志堅兩開本均作監云向遊閩中至建州坤口見土人競採鹽麩

木葉蒸擣置模中爲大方片問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賜茶也更無茶與他木然後知此茶乃五倍子葉耳以之消毒固宜有效五倍子生鹽麩木葉下邵鈔開本作下葉故一名鹽麩桃衢州開化又名僊人膽



陳藏器云蜀人謂之酸桄又名醋兩閣本醋字均作酣甘二字桄吳人呼烏鹽按玉

篇備字皮祕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可食味酸美本

艸云出吳蜀山余疑五倍子乃吳楛子聲誤而然耳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癢者北人謂之兩閣本均作呼為臙瘡

南人呼為兩閣本均作謂之肝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兩閣

本無者字乃無一二婦人以兩閣本均無以字下實兩閣本均作熱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

女亦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鯨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魚

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腎而足肝之間

二脈皆由之元鈔無之字說郭同故瘡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

傍水民食魚而嗜鹹兩閣本均作鹽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熱則勝血

之徵○兩閣本信作性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為癰瘍血熱而弱故有此○元鈔有此二字作喜為癰瘍四字說郭同

又本艸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氣

入於四肢滯血化為癰疽今兩閣本均作是白酒麵中多用艸烏頭之類皆

有大毒甚於諸石釋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况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贈憶李白及寄姓名於他詩者凡十有三篇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又有登兗州城樓詩蓋魯碭相鄰而太白亦有魯郡堯祠送別長句雖不著爲誰而作然二公皆嘗至彼矣世謂太白惟飯穎山一絕外無與少陵之詩史稱蜀道難爲杜而發二公以文章齊名相從之款不應無疇唱贈送恐或遺落耳按工部行元鈔二高適嚴武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魯郡東

石門送杜二子詩一篇余謂題下特脫一美字耳杜贈白詩云秋來相顧尙飄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飛蓬各自遠云以此考之各無疑者俗子遂謂翰林爭名自絕因辨是詩以釋爭名之謗醉別

復幾日登臨遍原刻作適從邵鈔開池臺後言石門路案李集作何時石門路疑後言下脫何時

字二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林中

杯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此中

多逸興早晚向天台少陵壯兩閣本遊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

航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李所謂友

人者疑亦杜元鈔無子美也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為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

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飛龍

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謂賢人君子論語畏大人注大人即聖人

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注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謂輔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謂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兩閣

無移者養其小者為原刻校云當作為邵鈔開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注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如大人弗為大人者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義亦類此以上八字兩閣本作義不唯漢高祖云始大

人以臣為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崔鈞云大人少

有英稱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無徹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

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母

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蘇章傳蘇純三輔原刻校云當作三輔案後漢書蘇章傳作三輔據改號

為大人注大人長老兩闕本均作者漢書注作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

大人注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曰揚州災有

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邪單于傳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北

匈奴大車利涿原刻校云當作涿范書匈奴有傳車利涿兵連四字說郭同從改唐蓋蘇

文父為東部大人則夷狄亦指尊長為大人也梁元帝金樓子云

荆間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稱我向子恆稱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

為大人者此人恆呼子為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鞮侯單于謂漢天

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

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

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故今時惟壻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笑至呼父爲爹謂母爲媽以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而莫知以爲愧風俗移人咻於衆楚豈特是而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荆土元鈔誤作方言謂父爲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異也

王逸少好

兩開本均作愛

鵝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鵝爲右

軍梅爲曹公前人已載尺牘有湯燐原刻校云當作燐案右軍一隻蜜

浸曹公兩瓶以爲笑矣有張元裕云鄧雍嘗有束招渠曰今日偶

有惠

元鈔誤作魚

左軍者已令具麪幸過此同享初不識左軍爲何物既

食乃鴨也問其所名之出在鵝之下且淮右皆有此語鄧官至待

制典荊州洵武樞密之子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觀遂謂妻母爲泰

水正可與左軍爲對也

金虜焉知鼎重輕指蹤原作元鈔是漢公卿襄陽只有龐居士受禪

碑中無姓名人云呂本中居仁詩也而其父好問在園城中預鈔元

作豫邵鈔請立張邦昌之人遂為偽楚門下侍郎有無名子大書此

絕於常山縣驛云兩闕本均呂本中罵厥頑之作云

衢州府江山縣每春時昏翳如霧土人謂之黃沙落云有沙墮兩

本均於田苗果菜之中皆能傷敗兩闕本均沾桑葉尤損蠶中人亦

能生疾是亦嵐瘴之類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長老法英少有道譽兼通外學後退居在東都淨因

院嘗有堂僧以十二時歌贊之既去即擲之於地曰是何亂道不

謂其僧佇立戶內皆聞見之已而僧自他適久之忽大理寺捕法

英者付獄而京師勘鞫初到皆未示問目但責其以何事到官致

有非所治而自狀其過者英對以不知所犯於是押兩闕本足縛之

仰臥牢上邵鈔闕以書卷令讀盡僧之法名凡數千名問令供孰與

相識閱之累日乃記贊歌之人遂以告獄吏吏詢遊從因由即具

道素不交關但嘗一見而有輕笑其文之憾恐挾此誣詆其僧乃

張懷素之黨云與英詰原刻校云疑作結謀入蜀為亂究之既無實跡詢其

妄引之由果見薄之恨也其僧坐死英得釋放傷人之言深於矛

戟信可為戒一毀其文而遽以死逮之為報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阜莢澡面邵鈔閣本作浣衣皆用肥珠兩閣本均作殊下同子木亦高大葉如

槐而細生角長者不過三數寸子圓黑肥大肉亦厚膏潤於阜莢

故一名肥阜人皆蒸熟暴乾乃收京師取阜莢子仁煮過以糖水

浸食謂之水晶阜兒車駕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為之食者多苦

腰痛當是其性寒故也本艸不載竟不知兩閣本均有其字為何木兩閣本字作何物

二或云兩閣本均有用字以沐頭則退髮而南方婦人竟歲才一沐止用灰

汁而已

天自東而西為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為右行月一月

日一歲乃周天行速兩開本均作速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

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

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踞邵鈔開本作跪右繞華嚴經淨行品云右繞於塿當

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

行是也元鈔作矣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

左繞而逆行李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衆習已久莫能正之

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

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瞻部一洲耳天帝之宮有一鏡

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

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胡鈔本

誤作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之

人以此三月爲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



有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倣爲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爲上瓦五月爲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爲上瓦坤爲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

說邪作道

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

洳則躡芒屨呂元直

原刻誤作頤元直從元鈔改

時爲宰相顧同列戲

曰草屨便將爲赤舄旣而傍舟水深乃積稻桿以進參政范覺民

曰稻稽聊以當沙隄

高衛黎確爲吏部侍郎孟庾爲戶部侍郎髭髮皆白而趨朝立班常相隨時呼爲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給事中洪擬戲之曰公乃借補老君也蓋是時文武官多借補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語黎孟曰吾三人趨朝當獨早於他官二公問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

故事尙何疑乎

趙普以佐命功封韓王車駕在臨安趙子畫韓肖胄王衣同為貳卿時人目之為趙韓王

周曼衢州開化縣孔家步人紹興二年以特奏名補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縣尉待闕有人以束與之往尋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

宣教甚喚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縣中喫棒又嘗夜至邑中靈山寺以知事不出參呼而捶之曰我是國家命官怎敢恁地

無去原刻校云當作無法就欲作狀解官羣僧禱之且令其僕取賂而已曾乾曜有醜奴兒詞十三首皆詠外州風物其一云驀地厮看時赤帕

元鈔作怕那迪功郎兒氣岸昂昂因權縣廳子叫道宣教請胡鈔闕本作滿後有無限威儀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剗地胡揮甚時得歸京裏去兩省

八座橫行正任卻會嫌卑令觀原刻作令勤校云令字誤當作今勤字當依開本作觀邵鈔闕本亦作令觀周所為則曾詞摹寫已大奈原刻校云當作耐富貴矣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

兩開本均作芝

麻言其性有八

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搾

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澀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

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鏡祖珽

以蔓菁子薰目以致

兩開本均無以致二字

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

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鏡但煙濃汚物

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

誤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嘗有

婦人誤以膏髮黏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毗子油

其根卽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柏子

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潁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

和中京西大款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

本艸麻蕒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謂塵爲勃土果

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麪而以乾者傅之亦曰麪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謂之米糲邵鈔開本作悖按下文云從力者韻無兩音則作悖者是音佩而從力者

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糲乃知元鈔誤此書如茶飲茗飲桂飲酪飲元鈔

作音邵鈔皆然未知與今均作今日同否也元鈔作也否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元鈔無絲字說邵同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

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綫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彫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

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綫非通梭所織也

單州成武縣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

浣邵鈔開本作澆之亦不紕疏元鈔作隔說邵同案漢書作隔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

蠶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為綫織方勝

花一匹重只十四兩者宣和間一匹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鍮石

鐵石之類甚工巧尺一對至五六千番鑄子每枚兩貫邠寧州出

繇綢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十緡原州善造鐵銜鐙

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寶鑲廁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

數兩閣本均無數字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云兩閣本均作之說郭同每張數

百千時邊將有以十邵鈔閣本作千數獻童貫者河間善造篋刀子以水精

美玉爲靶鈹鏤如絲髮陳起宗爲詹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衢

州開化山僻人極麤魯而製茶籠鐵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

色白而細幾若羅縠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耳

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

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爲宰相張說以素憾懼潛詣岐王申欵崇他日朝

衆趨出崇曳踵爲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

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

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開元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後竟罷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蕩覆天下林甫之術蓋祖於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賊亂之人猶假以為惡况資權譎者乎

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更修見其鐵樞鑄字

云風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西道北有晁錯廟范

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邦人為營房祠於兩開本均無於字廟傍掘邵鈔開本作掘地

得古井不以甃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籠牀之狀高尺許皆以子

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莫知兩開本均有為字何時所創也余後官五原

鄰郡如鎮戒懷德邊寨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陝西地既高寒又土紋皆豎官倉積穀皆不以物藉雖小麥最爲  
難久至二十年無一粒蛀者民家只均兩闕本就田中作窖開地如井  
口深三四尺下量蓄穀多寡四圍展之土若金色更無沙石以火  
燒過絞草緝釘於四壁盛穀多至數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實其口  
上仍種植禾黍滋茂於舊唯叩地有聲雪易消釋以此二字兩闕可  
知夷人犯邊多爲所發而官兵至虜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倉庾  
去地數尺以板爲底稻連稈作把收雖富家亦日治米爲食積久  
者不過兩歲而轉地卑溼而梅雨鬱蒸雖穹梁屋間猶若露珠點  
綴也

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  
之上曰焉均兩闕本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余嘗守官襄陽求峴山之碑  
久已無見而萬山之下漢水故道去鄧城數十里屢已遷徙石沈  
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設亦徒勞耳今州城在峴萬元鈔脫兩山之

間劉景升墓在城中蓋非古所治也峴山在東上有羊叔子廟萬山在西元凱祠在焉去三顧門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闌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後圃過山十餘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樂相傳躬耕歌梁甫吟於此萬山又名小峴或曰西峴故子美詩云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孟浩然葬鳳林關外後人遷其墓碑於谷隱寺中遂失冢所在習池在鳳林寺兩閣本均無寺字山北岸為漢江所蓄甚邇數十年有之字後當不復見矣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

宿皆化為螺人以為滅族之應鄭注兩閣本均有未字敗前褚原刻作褚校云當依唐書鄭注傳作

褚邵鈔閣本作褚從改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

作血或作燕兩閣本均作燕菁子期年而卒

筆談載陝石原刻校云疑作右邵鈔閣本作右從改以蟹辟瘡鬼余在安定嘗會客曹黃

中庸食鰕駒不去殼邵鈔閣本作殼齒齲邵鈔閣本作根皆傷遂擲去之都監楊璋見



瓊枝皆撥去曰不喜食此脆骨游師雄景叔長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魚皮煮熟翦以爲羹一分可作一甌食既范問游味新覺勝平常否答云將謂是飢飢已哈了蓋西人食麪幾不嚼也南人罕作麪餌有戲語云孩兒先自睡不穩更將捍麪杖柱邵鈔開本作柱門何如買箇胡餅藥殺著蓋譏不北食也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徧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於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

晉何曾曰食萬錢猶曰

兩開本均作云

無下箸處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

供以錢二萬爲限王愷乃踰於劭一食萬錢猶曰無可下箸處而唯曾著於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萬之語也

先公元祐中爲尙書郎時黃魯直在館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筆墨來易米報謝積久尺牘盈軸目之爲乞米帖後領漕淮南諸公

皆南遷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東坡到惠州有書來謝云蒙假二卒大濟旅途風水之虞感戴高誼無以云喻方走海上益遠言之

悵焉永慨余池飭原刻校云當作飾寶之崇寧初晁無咎嘗跋其後曰明月

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晒况嗜好吳原刻校云當作胡

越哉季裕加於人數等矣又有昭陵於金花盤龍箋上飛白清淨

二字其六點作魚龍鳥獸之象乃王著所獻三百點中所無者又

十幅紅羅上飛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東坡書白紵詞與

四學士各寫其詩詞凡二十軸懸之照耀堂宇為利誘勢脅於大

觀之後幸能保守靖康中穎川遭金虜之禍化為煙塵往來於心

迨今不能已已珠玉可致兩閣本均作得而此不可再得是邵鈔閣本無是字可恨也

汝陰穎上縣與壽春六安為鄰夾淮為二鎮號東西正陽其西屬

穎鎮城之中有甄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載其與僧

伽俱來終於正陽云後若干原刻校云當作千邵鈔閣本作千從改年僧伽緣盡彼當代

其揚化今亦下臨淮流雖大漲不過埽基之陞東坡守穎有文祭  
之禱雪卽應一方事之甚嚴建炎元年泗州浮門內火發未及普  
照寺而塔中已燄出一爇皆盡僧伽真像僧徒僅能營救別建殿  
以庇方就而胡寇已來又皆燒毀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真像胡人  
負之北去疑釋子諱爲灰煙也然劫燒之來麗於形質孰不歸空  
數緣旣盡雖云堅固亦自當滅豈佛陀之識將在是乎

管中窺豹世人唯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

兩閣本均作在

魏武令中語也

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  
堪任郡國之選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尙

兩閣

本均賞

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

兩閣本均作歟

雞肋編卷上終



雞肋編卷中

宋 莊 季裕 撰

靖康初

兩閣本均作中

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

時皇弟肅王使虜為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虜而議和既定

無定字

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為之語曰不救

原刻作取

從閣本改

肅王廢舒王不禦

元鈔作殺

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

後胡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薄暑乃歸遠至湖湘二浙兵

戈擾攘所在未嘗有樂土也

以上十二字元鈔作古云胡越言風馬牛不相及也

自是越人至秋

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為戲

邵鈔閣本作獻

曰彼則寒來暑往

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

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尚覺吳江冷北狩應

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為口實矣

唐初賊朱粲以人為糧置擣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

為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二字邵鈔開本作蹂躪六七年間山東

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

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兩開本均無之字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

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

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瘦原刻校云當作瘦邵鈔開本作瘦從改詞謂之

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為元鈔作之說邪同不羨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

目為兩脚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饑餓疾疫

陷墮其死已眾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

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吳輝子華中奉云渠倅嚴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勝

陀羅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萬州有一妓忽持白紙至郡視其神

色大異平日問其所訴乃云某乃境內之神每荷公厚賜欲以少

事相報願使吏以授其言遂令書之云某月日郡界當有災比鄰

境為輕冀無驚懼欲再詢其名號則妓已省不自知其來也至其

日果大風雨已而震雷大雹傷害田稼但循江而過兩岸所及不

廣比郡至殺人畜田之損者十多八九又嘗自錢唐將還家泛舟

已到桐廬原刻校云當作廬邵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尋李大府元鈔

船李驚起視之乃一老人衣布兩閣本均道袍云睦州賊發吾

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詢其子細則

已不見遂遽二字胡鈔閣本作因還會稽乃方臘已至睦州同行數十

舟往者皆遇害李後守嚴盡飾境內神祠有一廟神像皆毀惟三

軀獨存而吳不記其名嚴之城隍神乃敕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吳

亦不憶其始因也則尊勝之利於幽冥蓋兩閣本均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後以國用窘匱凡故例羣臣錫予多從廢省惟從官初除

鞍馬對衣之賜猶存而省元鈔其半紹興二年黎確由諫議大夫

除吏部侍郎見其賜日後用御寶而云馬半匹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袴一隻甚可笑也然皆計直給錢但當減半計數可矣時有司之陋大抵多類此

兩朝誓書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於天章閣其詞曰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

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邵鈔閣本作尊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

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

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邵鈔閣本作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

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壘畝稼

穡南北勿縱釋騷元鈔作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溝元鈔作溝

同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剋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

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

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



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報書云維統和二  
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  
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下誓書  
云以風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  
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諮述不宣謹白自是兩國  
百有餘年堅守盟書民獲休息而宣和中與大金結好亦有不克  
享國之言後先渝之至以失信爲責改立僞楚四海之人肝膽塗  
地孔子以兵食爲可去可見矣

昭陵時呂夷簡爲相綠四夏事慶人道劉六符來索故地又增銀絹各十萬富鄭公報使

僅免敗盟不用獻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盡省曹臺閣皆令老吏記憶舊事按以  
爲法謂之省記條皆臨時徇私自便而敵騎自浙中渡江北歸官  
軍敗於建康江中督將尙奏功云其四太子幾乎捉獲亦爲  
兩均謂作之推賞時謂以省記條推幾乎賞

范覺民爲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萬格刻薄苛細士夫多  
被其害時爲之語曰逢寓多齟齬遇格必阻隔元鈔作沮格後欲行討論  
法乃宥大姦而濫及衆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緣此被逐

紹興中以財用窘匱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衆俸給米麥雖宗室  
亦減半支給其後半復中損至於再三遂至正任觀察使纔請兩  
石六斗唯統兵官依舊全支若劉韓二開府張浚太尉王夔承宣  
等乃爲統兵官如殿前馬步三帥皆不得預時步軍都指揮使蘭  
整云昔爲殿前班長行請米四石八斗今作步軍太尉乃反不如  
而又不得爲統兵官是尤可笑也

者只十  
五人也

蓋是時殿前諸軍數纔數百見殿帥郭仲  
荀云窠坐之外三十八人每人衛宿有從

開府劉光世延安人其先以酋豪歸朝及建炎之後以功臣檢校  
太傅西鎮節使開府部曲皆西人有鬪將王德勇悍而醜軍中目  
爲王夜叉最爲有名時文士濟南王治字夢良亦木強少和言必

厲聲性又剛果後爲大理治獄正人亦呼之爲王夜叉以比陰獄牛頭夜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周封微子啟於宋後十一

世孔嘉父原刻作孔嘉元鈔作孔嘉父邵鈔開本同案孔傳東家雜記作孔嘉父從改

孫以王父字爲孔氏其子孔防叔避兩開本均誤作被宋華督之難奔魯爲

大夫因家于魯其曾孫是爲先聖而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

達魏原刻作又元鈔作魏邵鈔開本同案東家雜記已誤作魏此有孔悝出於引東家雜記非本書之誤也不當改作又祖庭廣記無此句

姬姓皆在子氏之先非孔子之後也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已

酉歲十月庚子日生卽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敬王四十一年原刻作二

十一年案東家雜記祖庭廣記均作四十一四月乙丑日原本作已丑日元鈔作乙丑日邵鈔開本同東家雜記祖庭廣記均作乙丑日此引

東家雜記從改史記作己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顏氏之第三女名徵在娶宋之

并官氏案東家雜記作元官氏一本作并官氏祖庭廣記亦作并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叔梁紇爲齊

國公母魯國太夫人妻鄆國夫人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大子褒

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則天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諡文宣王宋真宗祥符元年加號玄聖文宣王續改至聖其嗣襲魏封魯國文信君秦封魯國文通君漢高祖封奉嗣君平帝改褒成侯後漢明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聖侯元鈔無晉武帝改奉聖亭侯宋文帝崇聖侯後魏文帝崇聖大夫孝文帝復爲侯北齊文帝改恭聖侯

元鈔無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煬帝紹聖侯唐太宗褒聖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衍聖公哲宗改奉聖崇寧三兩開本均誤作元年復封衍聖

公制云以下所引案東家雜記係仁廟時告疑有脫字制云孔子之後自漢元帝封其爵爲褒成

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爲褒成侯始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諡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去國名而襲諡號禮之失也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

失稽古正名於義爲允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願爲  
衍聖公廟中有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雙立御贊殿前高六丈餘  
圍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壇東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晉永嘉三  
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兩闕本均年又枯宋康定年  
中一枝復生蓋千五百餘歲矣廟中後漢碑三魏碑三齊碑一隋  
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魚墓前漫滅不可讀漢碑九孔  
氏宅除諸位外祖廟殿廷廊廡尙三百一十六間其四十七代兩

本均有之字

孫傳作東家雜記所載甚詳此

此字下兩闕本均均有蓋字

其大略者也

章誼宜安侍郎有田在明州紹興二年出租

原刻作租元鈔作和兩闕本同疑當作租仍之預

買絹三匹三年增九匹歎其賦重從兄彥武在傍曰此作法自弊  
之過也初宜叟爲大理卿戶部侍郎柳庭俊乃其妻兄寓居章舍  
一日會飲酣醉晝寢遂至暮不醒柳弟來白明當進元鈔作巡邵鈔闕本同對  
未有劄子柳驚起卽問章有何事可論章戲曰方今財用窘匱將

天下官戶賦役同於編氓元鈔作民此急務也柳大喜為然明日陞對具陳此事遂即施行士夫之家既不能躬耕以盡地利分租已薄又無商賈他業而與庶民庸調相等其受害蓋出元鈔脫出字於一言之戲自弊之語誠有味也

杜甫有義鵲行張九齡有鷹圖贊序曰鳥之鷲者曰鷹曰鵲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鵲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按古人稱鷲鷲又鷲鳥累百不如一鷲而鷲今不見於世豈名之變耶然鷲又不可居鷹鷲之右也

杜甫鷲賦云當九秋之悽清見一鷲之直上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鷲之大略也則甫蓋以鷲為鷲矣而孟康注漢書云鷲大鷲也顏師古曰鷲鷲之屬非鷲也禮部韻鷲鷲屬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隼鷲鳥即今鷲原刻誤作鷲從邵鈔關本改下同也說者以為鷲

失之矣鳩字音胡骨反鳩與鵠同又貨殖傳隼亦鷲鳥卽今所

呼爲鵠者

唐明皇注孝經道德經金剛經張曲江有賀狀云陛下至德法天

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家

案張曲江集作宗

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

歸今孝經盛行道德經亦有石刻唯金剛經罕見於世也

張文

獻集載賀上僊公主靈應狀云右臣等伏承今

兩閣本均誤作正

月八日上

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啟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

虛薄於滋味素含真氣自不食鹽泊於遷神更標奇迹伏望宣付

史館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詔曰道有默僊謂之形解古來既

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其夭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與方外

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請書諸國史以襲玄元

原刻作美玄元鈔作玄元張曲江集同從改兩

閣本玄元上均有美字

卿亦史官任爲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而新史不載豈

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號爲端士亦復爲此將非林甫輩迫之

故耶至上僊之語今雖帝子之貴不敢用矣

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

兩閣本均作釣說郭同

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唐張曲江集載明皇敕突厥書云敕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鍾彼國苾伽可汗傾逝聞已

元鈔作以郭鈔閣本同

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爲

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朕與可汗先人情重

兩閣本均作同

骨肉亦既與

朕爲子可汗卽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疏少許今修先父之業復繼

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故其下

書皆呼爲兒而宋朝與契丹始以年齒約爲兄弟而老胡享國之

永至哲宗時遂爲大父行與謂漢爲丈人唐敕稱可汗呼兒異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

爭他日

原刻誤作曰從邵鈔閣本改

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

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



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  
欲皆廢之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謂宦官之貴幸者  
曰此人主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九齡罷相帝召宰相審  
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德宗欲廢太子  
立姪舒王李泌曰賴陛下語臣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  
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  
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  
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獲免  
李勣首倡元鈔作唱姦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惡至德宗便謂  
當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則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長源能保其  
家族而敬業之禍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報亦可以鑒矣而  
蹈覆轍者相接哀哉

常袞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敕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

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  
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  
暎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元鈔誤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  
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  
於玉帶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  
袒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  
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諲除祕  
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寶豈可避親再從叔正  
議大夫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諲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  
非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閣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從載於銜上似  
爲得也然本朝宗子皆複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  
以來原刻作孝校云疑作來  
邵鈔閣本作來從改所弗逮者

柳子厚龍城錄載賈宣伯愛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寶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則道士蕭玉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

兩閣本均作碑

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

元鈔無子字

真之徒歟余

嘗觀金華圖經乃謂

胡鈔閣本無乃字邵

劉孝標居此洞以集文選其

謬誤如此紹興中歐陽文忠公孫懋守婺余嘗錄仲卿事與之使改正舊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鳳林縣鳳林關襄陽府襄陽縣鳳林山鳳林關嚴州遂安縣有鳳林鄉弘農郡隋改曰鳳林郡婺州金華縣梓州射洪縣皆有金華山如龍門丙穴之類亦有數處

昔四明有異僧身矮而皤腹負一布囊中置百物於稠人中時傾

寫於地曰看看人皆目爲布袋和尚然莫能測臨終作偈曰彌勒  
眞彌勒分身百千億時時識世人時人總不識於是隱囊而化今  
世遂塑畫其像爲彌勒菩薩以事之張耒文潛學士人謂其狀貌  
與僧相肖陳無已詩止云張侯便便腹如鼓至魯直遂云形模彌  
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則東坡謂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僊  
蓋度語矣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挂歇息牌  
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故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巾必皆覽

元鈔作鏡  
說郭同鏡時謂三照相公

二浙舊少冰雪紹興壬子車駕在錢唐是冬大寒屢雪冰厚數寸  
北人遂窖藏之燒地作廕皆如京師之法臨安府委諸縣皆藏率  
請北人教其製度明年五月天中節日天適晴暑供奉行宮有司

大獲犒賞其後錢唐無冰可收時韓世忠在鎮江率以舟載至行在兼晝夜牽輓疾馳謂之進冰船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雇婦人以荷福州以爲僧擊至他

男子

兩開本均作人

則不肯肩也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

枚者家家以篋爲門人食檳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篋門又婦女凶悍喜鬪訟雖遭刑責而不畏恥寢陋尤甚豈秀美之氣鍾於綠珠而已邪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驢麁人取其皮以爲衾褥又夷人造嗜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飮不羶蘆酒多還醉蓋謂此也

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父延慶本夏人也參議官范正輿除直龍圖閣告詞云入幕之賓以折衝尊俎爲任從軍之樂以決勝笑談爲功高適受哥舒之知石洪應重祚之辟蓋翰與烏皆夷人且

譏其尊俎笑談以爲功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詞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屬以予觀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羨數考冢宰官府之六屬各爲六十而天官則六十四地官則七十夏官則六十七秋官則六十六蓋斷簡失次而非實散亡也取其元鈔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汝尙深加考覈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六職者均一非特可正歷代之違抑亦見今日辨治之精且詳也非汝其誰任此皆洪炎之詞後洪除在京宮祠請給人從班著並依舊而同列趙思誠邵鈔開本作識繳駁以謂士指爲不釐務中書舍人其任代言之職自有國以來未有如此之謬者遂罷爲在外宮觀

自熙寧中分三省職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書宰相進擬差除及應于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門下但掌省審封駁尙書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請差遣得判中字者更無不得之理然蔡京爲相

欲要時譽凡有丐乞皆對其人面書中字莫不歡欣稱頌而有真  
行草之殊堂吏陰識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喻至王黼秉政率作  
此中字必須再呈其不與者則加一筆而爲申作僞心勞遂使真  
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譽之有

凡天下獄案讞其狀前貼

邵鈔閣本  
作帖

方寸之紙當筆宰相視之書字其

上房吏節錄案詞大略黏所判筆以尙書省印印之其案具所得  
旨付刑部施行雖繫人命百數亦以一二字爲決得上字者則皆  
貸下字者並依法中字則奏請有所輕重聚則隨左右相所兼省  
官商議三聚則會三省同議不過此數字而已此豈所以爲化筆  
歟

宋輝字元實春明坊宣獻

邵鈔閣本  
作教

公之族子也臚偉而黑色無他才

能在揚州嘗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記錄歷登運使以殿撰知臨  
安府士民皆詆惡之目爲油澆石佛甚者呼爲烏賊魚謂其色黑

其政殘其性愚也又作賦云身衣紫袍則容服之相稱坐乘烏馬

因人畜以無殊兩閣本均仍謎以言之曰臨安府城裏兩個活畜生

一個上面坐一個下面行以其常兩閣本均乘烏馬故也嘗有舟人殺

士人兩閣本均一家乃經府陳狀云經風濤損失輝更不會問便判狀

令執照後事敗於嚴州尙執此狀以自明鞫元鈔之前後此舟凡

殺二十餘家矣其在臨安凡兩經遺火焚一城幾盡人謂府中有

送火軍故致回祿蓋取其姓名移析爲此語竟以言者論其謬政

而罷不數月卽除沿海制置使終以扶持之勞簡元鈔在上心也

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穉豫章南昌人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兩閣本均設

一榻去則懸之蕃傳云爲樂安太守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人周璆高潔之士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

懸之蕃自樂安左轉修武令遷尙書出爲豫章太守則爲孺子下



榻乃在孟玉

二字原刻作鑿至兩閣本同從元鈔改

之後而不著者豈周無他事而徐有

傳且又載於世說與滕王閣序

元鈔誤作記

故顯於後世耶亦猶鷺鳥累

百不如一鴉本鄒陽之書元初中樊準上疏薦龐參已用之而人

獨稱爲孔融薦禰衡之語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此劉陶之疏而世

但知爲范蔚宗論也

京師新門裏向氏南宅乃丞相舊居後欽聖憲肅別爲居第故有

南北之號其南第屢經回祿獨廳事不焚後因翻瓦於屋極中得

華嚴經一卷余嘗刊淨行品施人帖

邵鈔閣本作貼下同

於屋柱閒凡

兩閣本均作幾

十年已萬餘本矣後以遺一

兩閣本均作三

司敕令刪定官張博

邵鈔閣本作傳南叟

帖於竹窗上紹興二年臘月八日臨安大火燒數萬家張氏之居

亦盡被焚爇其竹窗半焚

二字兩閣本作一惟字

至所帖經處而止其上

屋一閒亦獨存是皆可異者也

紹興三年七月朱勝非以右僕射丁母憂未卒哭降起復制詞吏

部侍郎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之文也以茲宅大憂四字令翰林學

士綦崇禮帖

邵鈔閣本作貼

改為方服私艱陳待罪而放議者謂麻制中有

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然民力幾何懼奔駟之將敗朕之論

相何可以不備卿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同列惡其言故以宅憂疵

之昔楊文公以真廟御筆改鄰壤一字卽辭職而去後許口口

閣兩

本均不空缺

作哲宗哀册云攀靈輿而增痛上皇改攀爲撫痛爲愴亦以

不稱辭位留之再三竟改禮部尙書今使他人竄易止待罪而已

又富鄭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末才一劄子卽不許收接文字皆非

故事蓋時異不得而同也

曾鞏子固爲越倅作鑑湖圖序曰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

城漕渠東西距江漢

原刻校云漢當作海案元豐類稿作漢漢字屬下句爲漢順帝永和五年無誤

順帝永和五年

會稽太守馬溱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

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

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九千頃而已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徑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近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一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厯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姦民日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十餘兩開本均作一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谿自樵風涇至於峒陽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

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云云宣和中王仲巖爲太守遂盡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二十五畝以獻於官則民之盜者不復禁戢其蔣堂杜元鈔脫杜字杞吳奎范師道施元長張伯玉陳宗言趙誠復湖之議與錢鏐之遺法後世不復可考矣。

國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祀歲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後亥祭先農後丑祀風師皆於東郊孟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都鈔開本作俱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仲春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廟上

戊釋奠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祭五龍祠剛日祭馬祖於西郊春分朝日於東郊是日祠東太一宮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季春吉已祭先蠶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後申祀雨師雷師於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五年一禘則停時享夏至祭皇地祇於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夏土王祀黃帝於南郊祀中霽於太廟之廷立秋祀白帝於

西郊後辰祀靈星於南郊孟秋享太廟后廟仲秋上丁釋奠於至  
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於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  
宮貴神於東郊剛日祀馬社於西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是日祠

閣本  
作祀

太一宮祀壽星於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後亥祀司中司命司民

邵鈔閣本司  
民在司命上

司祿於北

郊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享太廟后廟三年一禘則停時享祭

司寒於北郊剛日祭馬步於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南郊是日

祠中太一宮季冬戊日蜡

邵鈔閣本  
作蜡下同

百神大明夜明於南郊臘享太

廟后廟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於冰井右並司天監於一季前

以擇定日供報太常禮院參詳訖還監乃牒尙書祠部具畫日申

邵鈔閣  
本作中牒散下

凡大祠

邵鈔閣本作祀下  
兩祠字同作祀

中祠用樂內中祠風雨雷師五龍堂先蠶並

不用天地日月九宮

闕原

日遇忌日不妨作樂太社太稷以下則備

而不作天地宗廟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宮貴  
神蜡祭百神太廟奏告並爲大祠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先農風師  
兩師雷師至聖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龍堂先蠶先代帝王嶽鎮  
海瀆並爲中祠散齋三日致齋二日馬祖先牧中霽靈星壽星馬  
社司中司命司民邵鈔閣  
本作人司祿司寒馬步並爲小祠散齋二日致齋

一日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曰予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  
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  
公之賢焉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  
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伊尹周公爲良相者  
以其書兩閣本  
均作事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  
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  
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有

元鈔

無有字

焚稿者非歟曰非伊尹周公爲之近世取區區小亮者爲之耳以焚其稿爲掩君之過而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己也豈愛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稿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原刻校云當作滕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曰此非聖人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

王令逢原上劉莘老書論詩之弊曰古之爲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比賦興詩之言也正之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艸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爲父子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爲風雅者用是以爲雅頌者取是以爲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艸木文此

者也是古之爲詩者有主則賦比興風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艸木以文之而已爾後之詩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鳥獸艸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臺記云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羸里之囚武王有夷齊之譏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是知合於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歌美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歿之後聖日皎然文明



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  
否遜於世民不邵鈔開本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  
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違元鈔後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  
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李邦直作韓太保墓表云公諱惟忠著籍真定爲靈壽人忠憲公  
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憲公贈太保太保之子諱處  
均韓國公韓國公之子諱保樞魯國公魯國公之子則忠憲公也  
封陳國公子八人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諸孫尤衆自忠  
憲公至高祖四世贈一品上下衣冠七世蓋自唐末更五代天下  
之民纏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墜  
除禍難邵鈔開本提攜赤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地累聖繼之以休養  
生息爲事其顧指左右駕馭馳騁莫非一時之豪傑考諸國史則  
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人若趙韓王普實保塞人曹冀王太尉旦莘

人張尙書詠清豐人柳公開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鄉人張文節  
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安陽人餘有名  
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竊嘗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  
太行橫亘中國號爲天下脊而大河自積石行萬里砥柱旁緣太  
行至大伾斗折而東下走大海長岡巨阜紆餘盤屈以相拱揖抱  
負小則縣一州大則連數郡其氣象如此而土風渾厚人性質樸  
則慷慨忠義之士固宜出於其中元鈔有而字雖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  
才亦必淹鬱渟蓄邵鈔開水作澹聲發益大澤浸兩開本作漫益遠以施於子孫亦  
自然之理也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靈壽  
旣祠謁墓下因屬清臣爲之表而得陽翟孫曼叔書於石不獨著  
太保公之系將以徧示天下爲人子孫者焉忠憲公名億事仁宗  
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八子絳纘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四爲  
員外郎一寺丞早世故黃魯直爲子華輓詩云八龍歸月旦三鳳

繼天衢者蓋實錄也

蔡京太清樓侍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第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召臣執中臣俛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居中臣洵武臣佖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人擊鞠邵鈔閣本作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卽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邵鈔閣本殿少一殿字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純綠飾緣無

文采東西廡各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榜曰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絜齊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

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鞞袍玉帶  
列排場下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牀  
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  
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閒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爲皇帝幸鳴鑾堂記  
曰宣和元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汎舟由  
天波谿至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呼曰妃  
答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  
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遇鳴鑾固卑陋且家素窶無具  
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爲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爲  
舉箸屢醕歡笑如家人六遣使持碼碯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  
調茶分賜左右妃亦酌遣使道由臣堂視臥內嗟其弊惡步至芝  
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去冠服臣惶怖曰  
人臣安敢罪當萬死上曰旣爲姻家置君臣禮當敘親上親以

作酌說  
鄂同

手持

作說鄂  
指

檄欖以賜時屏內御坐有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

譁曰妃也妃興顧遽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遣貫爲妃壽上  
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又酌爲妃酬酒上調羹妃剖橙榴折芭蕉  
分餘甘遣臣婢竟遺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無  
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懷感歎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  
貫語貫爲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嗟惜因語身危非  
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卿  
若此小人猶敢爾昨日聶山對請窮治彥純已覺其離間故罷山  
尹事朕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羅織耳亟索紙卽屏上艸詔  
釋彥純山出原刻無山字從邵鈔開  
本補說鄂山出作聶山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陪遂醉諸  
孫掖出京之敍致醜縷如此不特欲誇耀於世又將以恐動言者  
然不知皆不足恃爲榮也兩開本均  
無也字而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時以  
其居尙露土木賜紫羅萬匹使製轡幕而京之獻遺亦數十萬緡

後戶部侍郎王蕃發之究治皆權貨務錢也所謂天波谿者由景龍門寶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十不羨中萬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胡虜之禍民人死於兵革水火疾饑墜壓寒暑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如

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幾百里多

以上二十三  
字從元鈔補

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

商販紹興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

兩閣本  
無遂字

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

餓死富家遣人負戴蹈冰可行遽又泮圻陷而沒者亦衆汎舟而

往卒遇巨風激水舟皆卽冰凍重而覆溺復不能免又是歲八月

十八日錢唐觀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許上多積薪人皆乘薪而

立忽風駕洪濤出岸激薪崩摧死者有

元鈔作又  
說鄂同

數百人衢州開化

縣界嚴徽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者率數十年

元  
歲鈔

說邪同

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處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者殺保正怒其乞取其弟四六者輒衣赭服傳宣誼動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興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界漂千餘家前此父老所不記蓋九州之內幾無地能保其生者豈一時之人數當爾邪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

疑按閣本非舟

楫下念二字皆闕今依影元鈔本增入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達時爲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幕府得人多所薦達又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壻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於地蓋其心之亂

元鈔作定邵鈔閣本同

也有子早世只

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樵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

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謂以壽終

中書舍人四員分掌六房事無鉅細皆與宰相通簽奏狀書銜亦俱平寫但押字卽在紙後印窠心中與他官司異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譽上庠一目患翳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幾不及踝然喜嘲諛常翫一友人其人恚曰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卽曰吾亦自有詩也問之云有个官人靡恃己著領藍袍罔談彼面上帶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薙

部紗開本作剃

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

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壻始來誼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



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卽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卽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全州興安縣石灰鋪有陶弼商公詩云馬度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兩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魯直題其後云修水黃庭堅竄宜州少休於此觀商公五言歎賞久之崇寧三年五月癸酉南風小雨至紹興中字墨猶存

黃策在平江府出賣蔡京籍沒財物得京親書親奉聖語劄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內東門小殿上曰廢后久處瑤華皇太后極所矜憐今欲復其位號召卿艸制奏曰臣曾艸廢后詔今又艸復后制臣豈得無罪上曰此豈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先帝旣廢后亦有悔意曾語與皇太后今先帝上僊追前意與復位號於理無嫌臣京對曰古無兩后今日因皇太后恩憐理亦無妨但臣

聞有復必有廢未知聖意如何存之何害廢之何益上曰元符皇  
后先帝所立位號已定豈可更廢之適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  
聖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於朝廷廢之適足快報  
怨於先帝之人存廢於朝廷無利害恭聞德音有以見陛下盡兄  
弟之義皇太后敦母愛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當時備載一時  
之語蓋欲彰大有功於昭懷爾初未嘗致意於昭慈聖獻之廢哲  
廟嘗有悔意也紹興初取京親書因下詔曰隆祐皇太后僊遊不  
反殯邵鈔開本作噴卷  
上殯字已正作攢奉有期永懷保祐之功務極褒崇之典爰念蒙  
垢於紹聖之末卽瑤華而退居復位於建中之初實欽聖之慈旨  
屬姦臣之當制乃隱沒而不言莫洗謗傷久淹歲月至三年八月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隱沒不言之  
事天下未知乞將京所進錄聖語劄子宣付史館遂從其請焉  
范忠宣公自隨守責永州安置誥詞有謗誣先烈之語公讀之泣

下曰神考於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無以報何邵鈔開本作安敢更加誣  
詆蓋李逢乃公外弟嘗假貸不滿憾公後逢與宗室世居狂謀事  
露繫獄吏問其發意之端乃云因於公家見推背圖故有謀時王  
介甫方怒公排議新法遽請追逮神考不許曰此書人皆有之不  
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謂此耳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  
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韓退之送僧澄觀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  
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  
無凡釋氏營建作大緣事雖賴行業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  
府常熟縣有僧文用目不識字而有心術始欲建寺即倡邵鈔開本作唱云  
城西北有山而東南乃湖水客勝於主在術家爲不利若於湖濱  
建爲梵宮起塔邵鈔開本作塔起其上則百里之內四民道釋當日隆於前

矣乃規沮洳淺水之中欲置寺基於是邑人欣然從之老幼負土  
雖閨房婦女亦以幫裾包裹瓦石填委其上不旬月遂爲皋陸乃  
剏爲甃塔再級則止又作輪藏殊極么麼他寺每轉三匝率用錢  
三百六十而此一轉亦可取金才十之一日運不絕遂鑄大鐘用  
銅三千斤時慧日東靈二寺已爲亡人撞無常鐘若又加一處不  
特不多且有爭奪之嫌文用乃特爲長生鐘爲生者誕日而擊隨  
所生時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礙獲施不貲先是酒務有漏瓶棄  
之文用乞得數千枚散於邑中編戶每淘炊時丐置一掬其中旬  
日一掠謂之旬頭米工匠百數賴此足食慧日禪寺爲屯兵殘毀  
縣宰欲請長老兩閣本均作者住持患無以供給文用首助錢五百千由此  
上下樂之施利日廣自建炎戊申至紹興癸丑六歲之間化錢餘  
十五萬緡又請朱勔墳寺舊額爲崇教興福院不數年遂爲大利  
矣其人故未可與澄觀擬但其所爲皆用權術悅人以取而人不

悟也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名迎僊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卽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之博聞猶以通印鯊魚爲披緜黃雀之對也

案此乃蘇子瞻詩非山谷季裕誤記也

至云

鯊魚背上通三印則傳者益誤正可與一麾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貴也

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癸丑七歲之間任執政者三十有五人凡易十一相而呂頤浩朱勝非皆再入蓋無歲不罷易也時以地徧員多惟選人得終三考京朝官以上率二

邵鈔開本作一年

成資卽替

邵鈔開本作贊

從

官郎曹率以遞陞歲餘不遷者已有淹滯之歎士子戲謂自周歲以至三年蓋有高下之序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元鈔誤作細不可斷時平江

童謠曰地上白毛生老邵鈔閣本生字在白毛上小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

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太元

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伐

徵斂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焉時軍卒多虜掠婦女人

有三四每隨軍而行謂之老小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既而劉

移屯池州韓復分軍江寧王瓌往湖南岳飛自江外來行在卽至

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臨沂縣元鈔誤作孫韓彥文作二府除拜錄載本朝自建隆庚申至紹興

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間任二府執政者三百四十餘人宰相八

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十二爲最少畢文簡士安

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爲最老執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

作相一年畢文簡與拜相同歲二人亦皆爲長幼之冠西樞一百

三十四人章質夫棗崇寧元年年七十六爲同知院事寇萊公準淳化二年爲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堯俞爲中書侍郎韓崇訓曹輔爲樞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內除七十七人互見實二百七十一人周朝舊相亦在其中

周邦彥待制嘗爲劉昷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爲潤筆不受劉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尙書薦以自代後劉緣坐王寀託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順昌府宮祠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主者多矣獨邦彥乃爲舉主所累亦異事也

顧臨子敦內翰姿狀雄偉少未顯時人以顧屠嘲之元祐中自給事中爲河北都運使蘇子瞻作詩送之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兩雄偉便便十圍腹不得貯書史容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臥江海了不見愠喜磨刀向兩閣本均有一字作宰三字小注豬羊釀酒會鄰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

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顧得之不樂  
既行有邵鈔開本羣公祖道郊外子瞻辭疾不往和前韵以送因以自  
解焉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  
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食肉飛  
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別送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  
杜門商頌空振履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  
之耳

綦叔厚云進士登第赴燕瓊林結婚之家爲辦支費謂之鋪地錢  
至庶姓而攀華胄則謂之買門錢今通名爲繫邵鈔開本作擊捉錢凡有官  
者皆然不論其非榜下也

白樂天詩云歲蓋後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錫又云三杯藍尾  
酒一櫟膠牙錫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遨頭要

及浣花前

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

皆用藍字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



媯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於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蓋屠蘇酒自小飲至大老人最後所餘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錫膠牙俗亦於歲旦嚼琥珀錫以驗齒之堅脫故或用較字然二者又施之寒食豈唐世與今異乎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與目也又有詩云三杯輒飽後一枕黑甜餘此諺語也若無杯枕則後世不知其爲酒與睡矣

元祐末已有紹述之論時來之邵爲御史議事率多首鼠世目之爲兩來子紹興中呂元直爲相驟引席益爲參政故席感恩悉力爲助已而徐師川在西樞得君與呂不協席乃陰與徐結於時又號爲二形人謂陽與呂合而陰與徐交也呂既出而欲爲刺虎之

術竟不能就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碌軸相搏因先斂錢以二瓢爲試置之相去一二尺而跳躍相就上下宛轉不止人皆競出錢欲看石軸相擊遂有告其造妖術惑衆收赴獄中錮以鐵鎖灌之豬血其人訴云二瓢尙在懷中乃擣磁石錯鐵末以膠塗瓢中各半邊鐵爲石氣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給衆以牽錢耳破之信然久乃釋之紹興中在錢唐八座止兩人洪擬黃叔敖也每傳呼尙書則市人相戲問是何顏色者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  
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  
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

史臺申朝廷身死卽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  
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本邵支給  
許允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尙未得許諭曰公  
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  
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  
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  
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爲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  
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爲怪如近寺居人其所  
貼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說鄂有至字五焉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

知鴨

說鄂有作字

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

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

條此

崇寧中方嚴黨禁凡係籍人子孫不聽仕宦及身至京畿時司馬

朴

原刻作機從  
邵鈔本改

文季溫公之姪孫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張芸叟之女

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澤世謂對佛殺了無罪也又晁十二以

邵鈔開  
本作之

道自為優人過階語云但僕元祐間詩賦登科靖國中宏詞入等

尚之喚作哥哥補之呼為弟弟甚人上書耶

原刻校云  
當作邪

甚人晁詠之

聞者莫不絕倒

金人南牧上皇遜位虜將及都城

五字兩開  
本均無

乃與蔡攸一二近侍微

服乘花綱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買魚酬價未

諧估人呼為保儀上皇顧攸笑曰這漢

元鈔誤  
作撲

毒也歸猶賦詩用就

船魚美故事初不以為戚

秦魯國大長公主昭陵之女下嫁錢景臻太傅於今上為曾祖姑

二子忱恂皆為節度使靖康中換為上將軍遂無俸給幼子遙郡

防禦使至紹興間新制非經參部人不勘支俸錢三子遂俱無祿

獨大主所請錢斛已不能足用又避地徧走二廣所至多不給時  
年餘七十上表乞赴行闕不允再具奏妾雖迫於飢窘不敢妄有  
干求但以年老多病瘴癘之餘得一望清光雖死不恨始聽來朝  
上皇改公郡縣主爲帝宗族姬時以語音爲不祥至是飢窘之言  
果見於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與兄元憲少時嘗謁楊大年坐中賦落花詩元憲云金谷  
路塵埋國豔武陵谿水泛天香景文云將飄更作回風舞已落猶  
成半面妝文公以兄爲勝謂景文小巧他日富貴亦不迨其兄且  
不當更用落字也

諺有巧息婦做不得沒麪飢飢與遠井不救近渴之語陳無已用  
以爲詩云巧手莫爲無麪餅誰能救作元留鈔渴需遠井遂不知爲俗  
語世謂少陵雞狗亦得將用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或幾  
是也

紹興年間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之一爲僞齊金虜所據一付張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閩廣而已員多闕少如諸州通判佳邵鈔閣本作仕處見任與待闕者率常四五人時洪擬尙書與梁弁爲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擬之子光祖又在弁後遂爲營求爲樞密院計議官又當待闕三歲弁作啓謝洪曰雖云出谷以遷喬殆類進寸而退尺或謂計議之比倅實進非退不若以遠井近渴爲對也後臺章論之還梁故任而罷光祖

上皇始愛靈壁石旣而嫌其止一面遂遠取太湖然湖石麤而太大後又擲於衢州之常山縣南私村其石皆峯巖青潤可置几案號爲巧石乃以大者疊爲山嶺上設殿亭所用旣廣取之不絕舳舻相銜淵聖卽位罷花石綱沿流皆委棄道傍金人圍都城城中之原刻校云當作乏機石多碎以爲礮虜旣去晁說之以道舍人東下過符離有高况者以二石遺之晁以詩謝曰泗濱浮石豈不好怱悵上

方承眷時今日道傍誰著眼女牆猶得擲胡兒

兩問本無磨既去下五十七字從元鈔本補

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職知亳州限三日到任倉皇東下夜至鄴陽  
鎮已屬亳境使人語鎮官假一介就州呼迂人時宣義郎王偉爲  
監官初未聞報且訝行李蕭條疑以爲僞叱去不與王懼於逾期  
遂以敕呈之時謂郡守呈敕於監鎮世未嘗有也或云堂劄誤書  
赴字爲到然王乃蔡京所惡時爲宰相乃故非誤也

許昌至京師道中有重阜如駝之峰故名駝堰皆積沙難行  
俗因呼爲駝駝媽又有大澤彌望艸莽名好艸陂而夏秋積水沮  
洳泥淖遂易爲鑿糟陂如小姑山彭郎磯之類爲世俗所亂者蓋  
不勝數也

蔡襄爲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費數爲準每遇大禮依附封  
椿仍乞遣朝臣諸路剗發錢帛至今行之其支賜度錢九十六萬  
二千餘貫銀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絹一百二十萬八百

餘匹綢四十萬一百餘匹金六千七百七十兩第二等生衣物計錢四十五萬貫錦綾羅鹿胎透背等計錢九萬九千八百餘貫絲三十八萬八千兩緜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

紹興中統兵有神武五軍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帥都計無二十萬衆而劉軍不及三之一月費米三萬石錢二十八萬貫比之行在諸軍之費米減萬餘石而錢二三萬緡蓋人雖少而官資率高且莫能究其實也時天下州郡沒於胡虜據於僭僞四川自供給軍淮南元鈔作旬江湖荒殘盜賊朝廷所仰惟二浙閩廣江南才平時五分之一兵費反踰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官吏多不請俸或倚閣人有飢寒之歎也

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卽所云矍相圃之東北也杏壇在魯城內靈光殿爲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所立王延壽賦序因魯僖基兆而營也遭漢中微盜賊奔



突自南

原刻校云當作西

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

邵鈔閣本作墮

壞而靈光巋然獨

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

夫

此條係閣本元鈔與此互異今附錄於左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爲丞相父準祖贄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

其子仲修元豐中登第公有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

姓名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後姪仲原子蒼仲

孜子昂

邵鈔閣本作昂下同

相繼登科昂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與晁文

元二家而晁一世賜出身也崇寧四年耆初及第

原刻校云當作岐

公長

子仲修作詩慶之曰錫宴便傾光祿酒賜袍還照上林花衣冠盛  
事堪書日六世詞科只一家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壻九人余中  
馬昭李格非閩工籲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旦鄧洵仁皆登科鄧  
鄭許相代爲翰林學士曾孫壻秦檜孟忠厚同時拜相開府亦可  
謂華宗盛族矣

東坡石炭詩引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  
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按東漢地理志

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記曰縣

兩開本有前字案東漢郡國志無

有葛鄉有石炭二

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於東南矣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  
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

兩開本均作趙

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

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柢之微斫斲皆徧芽  
蘖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東坡已呼爲遺寶况使見於  
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鑿之擾故不敢言也

原刻江文緯校

以爲東漢有郡國志無地理志案前漢書樊噲傳注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句有煮棗城是宋祁亦云地理志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帝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攄爲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爲堅音上皇以爲眞音攄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記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於陳爲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邯爲近按許慎說文甄匱

邵鈔閣本作陶下同也

從瓦聖音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  
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協以爲受命之符則  
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尊堅爲武烈皇帝江  
左諸儒爲吳諱故以匄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  
顛隕滇闐以真爲聲煙咽以甄爲聲馴紉以川爲聲洗旣駢以先  
爲聲此皆先真韵中牙以爲聲也况吳人亦以甄音旃則與真愈  
近矣其後秦爲世祖苻堅隋爲高祖楊堅皆同吳音暫避其諱然  
秦有冀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纔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卽還  
復旣殊漢慶爲賀又異唐丙爲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改故世處真  
邵鈔開本作  
鎮郭說同定者猶守舊姓奈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真見呼又乃  
反爲堅字慮後從俗致汨本真是用原正厥音參考世系叙爲家  
譜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韵真與甄皆之人切云舜  
陶甄河濱因以爲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察與免而不言陶

與氏也堅自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矣嘉祐中王陶作徹之曾祖說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有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紹興元年車駕在越月支官吏錢二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貫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艸一千四百五十六束軍兵錢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三貫米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麥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穀六百七十一石艸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槩而軍兵去來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蔣仲本論鑄錢事云熙寧元豐間置十九監歲鑄六百餘萬貫元祐初權罷十監至四年又於江池饒三監權住添鑄內藏庫錢三十五萬貫見今十監歲鑄二百八十一萬貫而歲不及額自開寶以來鑄宋通咸平太平錢最爲精好今宋通錢每重四斤九兩國朝鑄錢料例凡四次增減自咸平五年後來用銅鉛錫五斤八兩

除火耗收淨五斤景祐三年依開通錢料例每料用五斤三兩收淨四斤十三兩慶厯四年依太平錢料例又減五兩半收淨四斤八兩慶厯七年以建州錢輕怯羸弱遂卻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錫不足減錫添鉛嘉祐三年以有鉛氣方始依舊嘉祐四年池州乞減鉛錫各三兩添銅六兩治平元年江東轉運司乞依舊減銅添鉛錫提點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畫省部以議論不一遂依舊法用五斤八兩收淨五斤到今其說以爲元鈔作謂邵錢輕有利則盜鑄難禁殊不知盜鑄不緣料例而開通錢自唐武德至今四百餘年豈可謂輕怯而易壞乎緣物料寬賸適足以資盜竊今依景邵鈔開本作嘉祐三年料例據十監歲額二百八十一萬貫合減料八十七萬八千餘斤可鑄錢一十六萬九千餘貫

後漢王延壽作王孫賦云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儲糧食於耳頰稍委輸於胃脾同甘苦於

人類好舖糟而啜醅柳子厚作憎王孫其名蓋出於此余謂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孫寄之耳

浙東人以畜產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則爲莫大怨辱有毆擊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語音訛謬諱避尤可笑處州遂昌縣有大姓潘二者人呼爲兩翁問之則其父名義也

單州有單父縣有王莽村衢州江山縣有祿山院祿山猶有意義而王莽則莫得而推勝母朝歌尙所可惡況於此乎

西北春時率多大風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謂潤物細無聲而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東風吹倒人韓持國亦有輕雲薄霧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則霜霑苦雨歲以爲常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霑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周徧猶北人呼隔轍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須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數年間未嘗見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異

也

有人自虜中逃歸云過燕山道間僧寺有上皇書絕句云九葉鴻  
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爲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  
天下聞而傷之使尙在位豈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剛謂未至豫  
言固當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者是矣杜牧謂後人哀之可不  
鑒哉

冉閔誅諸胡羯死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漢

元鈔  
作牛

袁紹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  
得免者二千餘人本朝王德用言者謂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崗乃  
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賜而高鼻無鬚豈非遺體天與而然邪特  
有幸不幸耳未可以脫禍也

三代之世無九年之蓄爲不足而後世常乏終歲之儲非特敦本  
力田者少而食者衆

兩開本  
均作多

亦酒醴以糜之耳蓋健啖者一飯不過



於二升飲酒則有至於無算前代以水旱資儲未豐皆禁酤酒至

於飴糖亦然今略舉以見漢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後元年夏

始得酤凡五年武帝天漢三年權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罷權升四

錢後漢和帝永光十六年兗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見開

順帝漢安二年禁酤酒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晉孝武太元八年開

酒禁不見始安帝隆安五年歲饑禁酒石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

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宋元

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復禁酒卹饑也二十二

年八月開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穀貴禁酒肅宗至德

三載邵夢閣三月辛卯以歲饑禁酤酒俟麥熟依常式德宗大厯十

四年罷權酤建中三年復權宋明帝時歲旱人飢顏峻原刻校云當作

史均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紹興初穀貴酒價不足以償米

麪之直余嘗獻議欲以穀代俸錢而禁酤酒時以為訝

宗室子櫟字夢援宣和中以進韓文杜詩二譜為本朝除從官之  
始然必欲次序作文歲月先後元鈔作後先頗多穿鑿又喜吟詩每對客  
使其甥諷誦源源不已嘗作杜鵑詩誇於人謂雖李杜思索所不  
至其首句云杜鵑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淵明聞者不笑不能  
忍至夜基三百子曉髮一千梳髮為干戈白心於社稷丹亦其工  
者

臨安府城中有寶積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  
常同監察御史魏缸原刻作硃缸說郭同案宋史作缸從改明縞元鈔作縞說郭同周綱皆

居其上人遂呼為五臺山

車駕駐蹕臨安以府廡為行宮紹興四年大饗明堂更修射殿以  
為饗所其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  
即升此殿元鈔作座說郭同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千足總木價六  
萬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而不能止 雞肋編卷中終

# 雞肋編卷下

宋 莊 季裕 撰

蜀人司馬先元祐中爲榮州曹官自云以溫公之故每監司到彼獨後去而不得湯飲蓋衆客旅進退必特留問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則不復延坐遂趨而出也

鷺禽來自

邵鈔閣本無自字

海東唯青鷓最嘉故號海東青堯守王仲儀龍

圖以五枚贈威敏孫公皆卓頰鴉不堪搏擊公作詩戲之曰海東霜隼品仍多萬里秋天數刻過狡兔積年安茂草弋人終日望滄波青鷓獨擊歸林麓卓頰羣飛入網羅爲謝文登賢太守求方逐惡意如何後遼國求於女真以致大亂由此鳥也

紹興四年溫州瑞安縣井鳴如鐘聲繼而州中亦然前史災異所未有或云去歲閩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沒之害或云止如蚯蚓鳴

叩欄卽止非井鳴也

唐以鄭與鄭幽與幽相類文移差誤故鄭去邑幽爲邠本朝景祐

三年知祥符縣郭輔之奏西川維州與京東維州相去僅六千刻原

作十元鈔作千邵鈔閣本同案宋史地理志維州屬京東路在今山東威州屬成都府路在今四川胡鈔閣本作六十里是鈔胥之誤里而遞角逃軍轉遞

差誤乞改州名上取地圖觀之以維州以威服西山八國遂改爲

威州焉

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使上宰相書云自河北州府軍縣一百八

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千邵鈔閣本亦作千萬五千七百戶官吏在職者

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共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

糧錢邵鈔閣本作銀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尹洙敘息

戍篇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

之種落屢擾卽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

世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屢叛十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出征用纔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四帥涇原邠寧秦延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率騎卒與冗兵較其中者雜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

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皇祐中右司諫錢彥遠乞置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戶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有戶九百五十餘萬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邵鈔開本作頃餘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是時上皇多微行而司諫曹輔言之一日上皇獨留黼問輔何自而知對曰輔南劍人而余深門客乃輔兄弟恐深與客言而達於輔也上皇然之卽下開封府捕深客錮身押歸本貫內外驚駭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與客語又曹只同姓同郡實非親也未幾王獨賜玉帶余遂求罷卽得請

黼遽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從弟珪瓘玘琬皆以文章名世世之言  
衣冠子弟能力學取富貴不藉父兄資蔭者唯韓億諸子及王氏  
而已時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韓上啓責之曰  
王氏之琪珪瓘玘器盡璠璣韓家之綜絳纈維才皆經緯非蔭而  
得由學而然云

王琪爲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義倉曰謹按隋開皇五年工

部尙書長

原刻無長字兩閣本均有案通鑑卷一百七十  
六載長孫平奏立義倉元鈔脫長字不當從

孫平建言諸州共

立義倉於當社唐貞

元鈔作正沿  
宋本避嫌名

觀初尙書左丞載胄議立條制王

公已下墾田畝稅二升至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共六千三百八十

七萬七千六百餘石臣上此議今十七年矣若於夏秋正稅外每

二升別納一升計一中郡歲可得五千石豈減天寶之多乎於是

詔天下皆立義倉惟廣南以納身丁米故獨不輸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始於前漢武帝而文帝已嘗舉賢良文學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舉賢良一舉茂才孝元十六年間一舉賢良一舉茂才成帝三十六年間四舉方正直言後漢光武三十二年兩舉賢良章帝十三年兩舉直言和帝十七年一舉賢良安帝順帝各十七年皆兩舉賢良

杭州遭方臘之亂譙門州宇皆被焚翁彥國壞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師成書寧海軍大都督府二榜軍字中心一筆上出督下從日時謂督無目軍出頭繼有叛卒陳通之變乃取二牌焚之

紹興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贊舍人寵之時以此官爲恥然清流者寄祿官下皆有兼字至賊輩則無又加遙郡者盡以忠州處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曠蕩欲安反側之意也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俊

原刻作俊元鈔作俊耶鈔闕本同案後與韓世忠劉岳飛並稱張韓劉岳宋史高宗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後爲御營前軍統制後時爲殿中侍御史攝禮部侍郎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

吳門捍禦浚始同節制軍馬則此當從元鈔作後無疑一軍常從行在擇卒之少壯長大者自臂而

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爲誇今既效之又  
不使之逃於他軍用爲驗也然既苦楚又有費用人皆怨之加之  
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謠曰張  
家寨裏沒來由使他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  
平樓紹興四年夏韓世忠自鎮江來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爲面  
具軍中戲曰韓太尉銅顛張太尉鐵顛世謂無廉恥不畏人者爲  
鐵顛也

世人名子多連上下一字或從偏旁唯李復圭修撰兄弟三房名  
子或曰執柔襲譽傳正人莫曉其意義乃以仄平仄仄平仄爲異  
也永嘉林季仲懿成云渠諸父五人伯父首得子卽以八元名之  
後諸房果邵鈔開本果字在諸房上得子八人兩房遂絕人謂數已讖於其始然  
蔡子正樞密之子以五行爲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應六府晚



年又得一子遂命之爲修亦豈在是也河陽張望九子皆連立字令以立門金石心爲序靖生閣閣之女嫁鄭居中長子修年而臺卿諸子因更從年慕勢而違祖訓金石之心遂從革矣

古所謂賤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祇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爲貼身或曰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爲可笑

翟汝文公異知越州坐拒旨不敷買絹事削官謝表云忍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定知晁氏之危後拜參政溫人宋之方作啟賀之曰昔鎮藩維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廟永圖劉氏之安蓋用其語也

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間太白在日後晝見臨安之人萬衆仰觀迨暮光芒數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晝見天文官失於觀瞻然行未道非過午也但罰宿三十直而

已時謂有昏迷之罪而免無赦之誅人以爲恨然行未道不爲經天又不知何所據而言也

建炎之後除殿前馬步三帥外諸將兵統於御營使司後分爲神

武五軍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原刻作浚邵鈔開本作俊案宋史俊本傳改御前五軍爲神武軍後即本軍爲神武右軍統制作浚

誤者王瓊楊沂中爲五帥劉太傅一軍在池陽月費錢二十六萬七

千六百九十貫三百文一十萬四千貫係朝廷應副餘仰漕司也米二萬五千九百三十八

石三斗糧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萬四百八十束料六

千四十八石而激賞回易之費不在焉韓軍不知其實但朝廷應

副錢月二十一萬餘貫則五軍可略見矣至紹興中吳玠一軍在

蜀歲用至四千萬紹興八 余在鄂州見岳侯軍月用錢五十六

萬緡米七萬餘石比劉軍又加倍矣而馬芻秣不預焉

前世謂阿堵猶今諺云兀底寧馨猶恁地也皆不指一物一事之

詞故阿堵有錢目之異寧馨有美惡之殊而張謂詩云家無阿堵

物門有寧馨兒與款頭無異矣

原刻此下另行分段案下二句辭意當連上邵鈔開本不分段是從改

世以

浙人孱懦每指錢氏爲戲云俶時有宰相姓沈者倚爲謀臣號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俶大恐盡集羣臣問計云若移兵此來誰可爲禦三問無敢應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傾耳以爲必有奇謀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時人呼諸將皆以第行加於官稱劉三張七韓五王三十皆神武五軍大將王三十者名瓊官承宣帶四廂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輒負敗未嘗成功時謂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後始得王三十太尉遂爲名對也從官門狀參云起居辭云攀違某官謹狀無候裁台旨之文雖見執政亦然亦無賀狀雖無條式相循以爲故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謂非以爲尊大侍從之臣於同列難施候旨之辭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則不澂

邵鈔開本作澂

而易敗故買灰官自破錢如衢州

歲用數千緡凡僧寺竈灰民皆斷撲收買既久

邵鈔開本作又

以柴薪再燒

以驗美惡以擲地散遠而浮颺者爲佳以其輕滑煉之熟也官得之尙再以柴煨方可用醫方用冬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樸邵鈔開本作朴木以煨石灰而并用之又差異於浙東也

章子厚爲相靳侮朝士常差一從官使高麗其人陳情力辭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懇之章云以公所陳不誠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

所陳莫非

元匪鈔

情實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誠難過海

錢諗以郎官作張浚隨軍轉運自請乞超借服色既得之遂誇於衆云方患簡佩未有而富樞以笏相贈范相亦惠以金魚趙叔問在坐戲之曰可以一聯爲慶所謂手持樞府之圭臀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絕倒

張子厚知太常禮院定龍女衣冠以其封善濟夫人故依夫人品程正叔以爲不然曰龍旣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社之靈朝廷之德吏士之勞龍何功之有又聞龍女有五十

三廟皆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應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

胡鈔閣本無子曰二字邵鈔閣本有

主上聞之因登對

問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虜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卽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既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東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篠草木經冬不凋號曰青原卽七祖思可妙應真寂大師道場今寺名靖居有顏魯公書碑又有卓錫虎跑雷踴天竺四泉其一不生草木號曰黃原正在州

東故古語識云最好黃原天卯山此方盜賊邵鈔開本起應難自建

炎已兩閣本均酉歲忽洪水發於兩山上人謂之山笑青原飄屋六

十餘楹而山不摧圮黃原山遂破裂自是諸縣相繼為賊殘毀經

六年猶未息丙辰歲青黃二原又發洪水邵鈔開本衝決尤甚是冬

虜寇破永豐吉水傅州城入太和萬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漢贛縣屬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嬰屯兵以扼尉它隋

開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為名本十二縣遠者去州七百餘

里本朝淳化中分二縣以置南安軍州城梁徙於章貢二水間貢

水在東章水在西夾城北流一里許合流為贛江江中巨石森聳

如筍水湍激歷十八灘凡三百里始入吉州萬安縣界為安流州

之四傍皆連山與庾嶺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為盜賊犯上冒

禁不畏誅殺建炎初太母原刻作后元鈔作母攜六宮避胡至彼而陳

大五長者首為狂悖自後十餘年十縣處處盜起招來捕戮終莫

能禁余嘗至彼去州五十里宿於南田吏卒告以持錢市物不售

問市人何故則云宣政原刻江文煒校云宣政當作宣和案宣政二字訛誤無疑若作宣和則當云政和宣和政和是

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無禮不循法度蓋天性亦山

水風氣致然也

紹興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連大雷電雨雪沍寒雖

立春數日然於候為兩開本均作差早老杜詩載十月荆南雷怒號亦以為

異趙正之都運云渠在蜀中十月聞雷土人相慶以為豐年之兆

蓋四方遠俗未可以一理論也

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輞水華子岡孟城坳輞口莊文杏館斤

竹嶺木蘭柴茱萸泝宮槐陌鹿柴北坨欵湖臨湖亭欒家瀨金屑

泉南坨白石灘竹里館辛夷陽漆園椒園凡二十一所與裴迪賦

詩以紀諸景唐人記云後表所居為鹿莊寺而長安志乃云清源

寺未知志何所據舊史載本宋之間別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詩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則又非西都藍田之墅也杜有和裴迪  
三詩裴事業未見其他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爲御史論本朝歲斷大辟人數天聖中一歲二千三百餘人  
當時患其數多大議改制元豐歲率二千三百餘人元祐元年二  
年四年各四千餘人三年三千人已上按國朝會要淳化初置詳

原刻作詳校云當作  
詳邵鈔閣本作詳

覆官專閱天下奏到已斷案牘熙寧中始罷聞奏

之法止申刑部元豐中又罷申省獨委提刑司詳覆刑部但抽摘  
審核元祐初始復刑部詳覆司然不專任官屬又有摘取二分之  
限乞依祖宗法專委刑部郎官三兩員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數盡  
覆天下之案庶令內外官司知所畏懼而盡心於刑獄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待闕官尙書左選一百六十二員侍郎右選  
八百餘員並使一年以上至二年兩季闕尙書右選二百八十三  
員侍郎左選五百三十七員並候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闕



四選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餘員

黃魯直在衆會作一酒令云虱去一爲虱添几卻是風風煖鳥聲  
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答他日人以告東坡坡應聲曰江去水  
爲工添糸卽是紅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雖剏意爲妙而敏捷  
過之蘇公嘗會孫賁公素孫畏內殊甚有官妓善商謎蘇卽云蒯  
通勸韓信反韓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孫  
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負漢也蘇大喜厚賞之

朱希亮潁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偶與朱相值  
遽問之云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云何世無賢今未問君名姓  
將何出喬愕然不能答蓋古惟有橋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  
有彝及知之或云匈奴貴姓也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  
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

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檐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邵鈔閣本作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敘其大略而已

筆談載呂縉叔臨終身縮才數尺洛人范季平子婦病瘦累年浸亦短縮紹興六年春卒於臨川才如六七歲兒亦可怪也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邊有此石獸故以爲名余過彼得破甃上有隸書開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爲何人又洪撫之間地名清遠有淨居院余又得一甃四傍皆印開皇十六年字寺後山上有壽章亭亭前樟兩闕本均作插本木圍三尋多題詩云三經霹靂中有巨蛇也東坡葬汝州其墓甃皆印東坡二字洛人王壽卿所篆余在襄陽得隸書宋昇明三年章長史基甃考之睿之父也餘六百年矣堅實可作研避地亦棄於陽翟善財寺中

韓岳知剛福州長樂人嘗監建谿茶場云茶樹高丈餘者極難得其大樹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長半寸許採之浸水中焮及半斤方剝去外包取其心如鍼細僅可蒸研以成一脍故謂之水

芽然須十胯中入去歲舊水芽兩胯方能有味初進止二十胯謂之貢新一歲如此者不過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剝下者雜用於龍團之中採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足舊米價賤水芽一胯猶費五千如紹興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尙未能造也歲費常萬緡官焙有緊慢火候慢火養數十日故官茶色多紫民間無力養火故茶雖好而色亦青黑宣和中臘月貢或以小株用硫黃之類發於蔭中或以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八分舊者止微取新香之氣而已人香龍茶每斤不過用腦子一錢而香氣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麻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支卽是得寅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命術於陰陽書多通

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誦少陵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況時賦詩者百數李伯紀職大

觀文官銀青帥福唐亦寄題二篇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歎  
息何由廁末賓時謂二公窮老末賓何言之謙也

晉史溫嶠傳司隸命爲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  
之京都兩開本均作師振肅敳傳云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

松雖礪斫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而和嶠傳亦云太傅從事  
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斫多節目施之大廈  
有棟梁之用則二嶠傳皆載未知孰爲是也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  
之召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  
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  
微餒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  
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  
始解其識

建炎三年己酉胡騎至浙東破四明明年虜去時呂源知吉州葺  
築州城役夫於城脚發地得銅鐘一枚下覆盜缶意其中有金璧  
之物竟往發之乃枯骨而已衆忿其勞力盡投於江中視銅鐘之  
上有刻文云唐興元初仲春中己日吾季愛子役築於廬陵隕於  
西壘之巔吾時司天文昭政元鈔及胡鈔閣本有命字原刻刪邵鈔閣本同令晦明康定之始

未欲營元鈔作壘於他山就瘞於西壘之垠吾卜茲土後當火德五九

之間世衰道微元鈔微作敗邵鈔閣本微下仍有敗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唐邵鈔閣本鈔

作康下同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是邽東平臬工決使吾愛子之

骨得同河伯聽命於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按唐興元元年甲

子歲朱泚李懷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歲二月十二日

甲子李懷光反中己蓋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則六月甲辰泚

始伏誅七月壬午至自興元之時也迨建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

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繼唐昌東平水府之讖莫不皆符但五九

之數未解而復出是邽未知為誰則逸翁之術亦可謂精矣

崇寧中李誠編營造法式云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七為據疏

略頗多今按九章算經圓徑七其圍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

四十有一八稜徑六十每面二十五其斜六十有五六稜徑八十

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圓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內

取圓徑一得一六稜八稜案營造法式取圓準此又載名物之異曰

牆名五據營造法式作柱礎名六礎檣檣今謂之石礎音頂原刻檣

造法式作城管材名三方棋名六開樓薄曲杆穿拱管造法

造法式作城管材名三方棋名六開樓薄曲杆穿拱管造法

造法式作城管材名三方棋名六開樓薄曲杆穿拱管造法

造法式作城管材名三方棋名六開樓薄曲杆穿拱管造法

造法式作城管材名三方棋名六開樓薄曲杆穿拱管造法

造法式作城管材名三方棋名六開樓薄曲杆穿拱管造法

造法式作城管材名三方棋名六開樓薄曲杆穿拱管造法

柱梧迓枝撐叉手

棟名九

棟桴樞勢盤極博標楊棟原刻作棟從邵鈔

涵

芬

樓





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爲制度材上加契者謂之足材其規矩制度皆以章契爲祖今人以舉止失措者謂之失章失契蓋謂此也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觀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今俗謂之舉折

陶隱居注本艸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余官原州時官庫慶錦堂酒取數絕少醕旨最於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見司馬溫公苦寒行云并州從來號慘烈兩閣本均作裂今日乃信非虛名

誰言醇醪能獨立壺腹迸裂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於東南蓋未之見耳

蘇子瞻與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張子野在坐作定風波詞以詠六客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兩閣本均誤作莫分試問

也應旁有老人星後十五年蘇公再至吳興則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張秉道蘇伯固曹子方劉景文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

客詞云月滿茗谿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前元鈔作問真夢

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

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邵鈔開本作劉曹今對兩蘇張

程俱致道以外氏蔭入官少有文稱車駕在錢唐不試而除正字

元鈔作三字案宋史程俱本傳俱建炎中已為太常少卿紹興初置秘書省召為少  
監擢中書舍人兼侍講兩閣本作正字誤元鈔作三字亦不可解疑為三官之誤其

謝表云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宋綬之該通韓維之方

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若楊大年之一世英豪歐陽修之諸

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辭命如臣

何者濫繼前修蓋自唐以來才十數人亦可謂榮矣然自是率多

不試人反以為濫也

吳升正仲家蓄唐以來墨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無出廷珪之右者

其堅利可以削木渠書華嚴經一部半用邵鈔開本作月廷珪才研一寸其

下四秩原刻校云當作秩用承宴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知矣王彥若墨說

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宮見架間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蓐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爲藥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卽愈諸子欲各備產乳之用乃盡取墨煨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嘗和吳觀墨詩云  
賴召元鈔誤作君陳玄典籍傳肯教邊腹擅便便竟誇削木真餘事卻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穎後五軍原刻校云疑當作車仍在楮生前祇愁公子從醫說火煨生分不直錢

吳并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况老失子作詩云老人哭愛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其父哭并詩不勝其哀懇於冥官復爲况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朱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旣卒夢於其母且復爲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果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

謂異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識晉叔宋城人，丁巳歲爲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吉州萬安縣至虔州陸路二百六十里，由贛水經十八灘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贛。石惶恐灘在縣南五里，東坡貶嶺南，有初入贛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錯喜歡鋪，入贛有大小惶恐灘。天設此對也。其北歸云：予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崑崙，梁口，橫石，清洲，銅盤，落瀨，太湖，狗脚，小湖，柘機，天注，鼈口，凡十八灘，自梁口灘屬虔州界，又有錫州大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漲或落皆可，行惟石沒水不深爲可畏也。

蔡確持正始爲京兆府司理參軍，會韓子華建節出鎮，初到設燕

那紗閣本  
作燕設

蔡作口號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將壇今拜漢將軍之句，公

喜薦之改京秩元豐中致位宰相元祐初責知安州後圃有浮雲樓樓下臨汜河嘗賦十詩有葉底出巢黃口鬧谿邊逐隊小魚忙之句又一絕云矯矯名臣郝飯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燕沒知何處歎息斯公撫碧灣時宣仁聖烈皇后聽政知漢陽軍吳處厚皆注釋以進坐謗訕貶新州而死其始終盛衰皆以詩句亦可異也然元祐黨人之禍自此而起幾與牛李之策相類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諡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如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注爲孟軻字也

蔡忠愍旣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

癸月卷一  
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卽傳  
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瘡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啟  
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  
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元鈔作漢江水同去不同歸自  
是鬱鬱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鞘不焚舉

元鈔作與

王冰注素問謂龍

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  
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賢像亦裂  
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  
書蓋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宮女凡六  
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矣見吳升承旨摘文集

芘胡本艸音柴而劉禹錫集音紫按廣韻芘字有二音芘胡則音

柴芘艸芘薑則音紫按少陵詩云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則劉集音恐誤也又仙靈脾柳子厚作毘字宜當從柳本艸木部鹽麩子云樹葉如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鹽食之酸鹹止渴一名叛奴鹽而五倍子生此木葉下本一物也乃載於艸部按玉篇備音皮祕平祕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狀可食味酸美卽鹽麩子也本草云生吳蜀山谷五倍子疑爲吳備子語訛邵鈔聞本作誤而然耳案玉篇備音皮祕切以下亦見上卷初虞世必用方條又豬苓一名豸豬屎陶隱居云舊云是楓樹苓其皮至黑作塊似豬屎故以名之按通俗文豬屎曰齧音靈恐當用齧字

東坡居士云嶺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南雄州在大庾嶺下纔數十里與江南未相遠也而氣候頓異二月半梨花已謝綠葉皆成陰矣如石邵鈔聞本作若榴四時開花橘已實仍藥或發於大本之上卻無枝葉此尤可怪然花發不數日輒謝香氣亦薄蓋其津脈漏泄者

多也故兩閣本故字均在也字上退之詩云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

冬寒不嚴地怕洩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藥鎮長有纔開還落

瘴霧中又其開發先在西北枝而北嚮常盛者緣日行非南至之

極則猶在其北故爾

高適調封工尉不得志去客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為右驍衛兵

曹參軍掌書記杜子美有詩送之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

退之作荆南法曹與張籍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

間杜牧之亦有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勸一語

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則唐世掾曹元鈔作曹掾簿尉皆未免於鞭扑而史

不載所以責原刻從閣本作貴邵鈔同從元鈔改官多使為之欲重為困辱也

熙寧初有士子上書迎合時宰遂得堂除蘇長公以俚語戲之曰

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而其後禪林釋子趨利諛佞

又有甚焉嬾散楊樞續成一絕云當時選調出常調今日僧家勝



俗家

麻日中有載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異必自有說而未  
能辨之者或謂附肉爲甲則甲何可除也廣南俚俗多撰字畫以  
竽爲恩歪爲穩歪爲矮如此甚衆又呼舅爲官姑爲家竹輿爲逍  
遙子女婿作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  
萬歲尤可駭者

顏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濤薦  
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  
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爲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  
興登樂游原絕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後人因  
邵鈔開  
本作出此遂專作旌麾以對五馬爲太守故事而牧之黃州卽事云  
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不  
知訓麾爲何義也

南安軍上猶縣北七十里石門保小邏村出堅石堪作茶磨其佳者號掌中金小邏之東南三十里地名童子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蓋其次也其小邏村所出亦有美惡須石出水中色如角者爲上其磨茶四周皆勻如雪片齒雖久更開斷去虔州百餘里價直五千足亦頗艱得世多稱耒陽爲上或謂不若上猶之堅小而快也

韶州有漢隸書周府君功勳記銘曰諱璟字君光下邳人熹平二年爲桂陽守開昌樂瀧爲舟人之利廟食連州而碑在曲江郊外爲風日所剝紹興七年始遷於城中其後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體按太和之號乃魏明晉廢後魏孝文石勒李勢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晉太和之歲數未嘗至九疑唐文元鈔誤作太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歲矣又至紹興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畫不能如是之完也

原刻江文偉校云太和年號疑有舛錯當作魏明帝晉廢帝後趙石勒廣文察蜀李  
勢案後魏孝文太和凡二十二年安得云誤疑四非其正朔所及四字爲皆字之誤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爲鬼擲揄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  
穎昌士人馬磐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  
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衆爲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  
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既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  
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申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  
天之窮人其巧如此天下之事有不學而能者儒家則謂之天性釋氏則以爲宿習其事甚衆  
唐以文稱如白樂天七月而識之無二字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韓退之自云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謂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賦方圓動靜劉宴之正朋字豈學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識庾

原刻作庚校云當作庚從  
改元鈔本兩閣本亦作庚環之處推之則宿習爲原刻校云  
疑作之言信矣

章誼宜安爲戶部尙書閉門謝客雖交舊亦莫之接有輕薄子一  
日留刺閤者多與之錢屬其必達章視其銜乃崖州司戶參軍薛  
柳也遂解門者至臨安府人益以爲笑又有太府寺丞華某上留  
守呂丞相書於紙尾圖男女之狀又與中丞周子武書於其銜下  
云男愚兒上周某皆一時異事也

吳开正仲云渠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於後閣京諭女童  
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云香滿蔡使卷簾則見  
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滿坐幾不相睹而無煙火之烈  
既歸衣冠芳馥數日不歇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  
大抵如此

宗室熙寧之前不以服屬皆賜名補環衛官嘗有同時賜名爲叔  
總叔是叔渾叔齡之隱詆因以致訟後雖不敢然親昆弟有名不

邇不邇者訖不知改後袒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輒爲抱券人誤寫作璩遂仍其謬既而試進士中策自范致虛唱名誤呼甄姓案本書中卷甄徹條作林總讀甄如堅後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廣韻玉篇凡字書中皆無玉旁作恭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衆皆不悟遂形誥敕後世當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廬山西林乾明寺經藏壁間有唐戊辰歲樵人王翰畫須菩提像世以王爲與杜子美卜鄰者按文苑傳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開元十一年張說輔政召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蓄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十四年說罷宰相輸出爲汝州長史徙僊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則西林所畫蓋自僊州貶營道時過九江也筆墨簡古非畫工所能自開元十六年戊辰逮紹興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獨石刻存焉

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常元鈔誤作賞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埃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

養柑蟻

藝祖皇帝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僊其夕有雲物之異自是每歲忌辰必有雨雪風冽之變至紹興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靈如在視唐文皇玉衣之舉鐵馬之汗蓋過之遠矣其神異之事已載於國史方潛隱時自鳳翔道過原州嘗息棠木之陰日已轉而陰不移至今其木枝條皆有龍角之狀其所寢之地艸獨不生此實錄之所遺者余作倅臨涇嘗親至其下爲築垣以護惠州博羅二山羅山傍海博山祠並又在海中形圓而尖今博山香爐取其狀類也羅山又名羅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嘗有柑一株太平興國中有中人取其實以進愛其味美因移

植苑中故世貴之竟傳羅浮柑今山中更不復有而其名不泯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

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己下者意氣頗自得

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邵鈔開本作內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

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鳶即使賦之道士邵鈔

聞本作人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

放也防風緊卻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

風骨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秋冬之間湖北牛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

鄂州界驪鹿野豬虎狼皆死至於蛇虺亦僵於路傍此傳記所未

嘗載者若以惡獸毒螫之物自斃爲可喜而牛馬亦被其災是未

可解也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煙瘴冰姿自有僊風海僊時遣

探芳叢倒挂綠毛幺鳳素面嘗嫌粉汗洗妝不退脣紅高情易逐  
海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廣南有綠羽丹鶯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  
棲集皆倒懸於枝上土人呼爲倒挂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  
洗妝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健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罈凡數百  
枚食之止餘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不可及遂失所在孫  
威敏公夫人邊氏喜食鱠須日見割鮮者食之方美一日親視庖  
人將生魚已斷成臠忽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魚於器俟覺而切乃  
夢器中放大光明有觀音菩薩坐其內遽起視魚諸臠皆動因棄  
於水中自是終身蔬食余在順昌見同官二人年六十餘以無子  
戒不食魚未幾皆有子遂刻文以勸人亦自不食建炎三年在平  
江之常熟家人謂鮭魚出水卽死食之非殺亦斷爲臠至暮欲再  
烹而動此皆與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若無善緣剛強不可化



者亦不復見此事也

唐李賀父名晉肅而賀不敢應進士舉韓愈作諱辯以譏避之爲非紹興中范滂知鄂州以父名愕辭不聽而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爲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賈曾景雲二年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言固辭拜諫議大夫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此字同而音異與字異而音同事蓋相類又二名偏諱皆所不當避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蓋少異矣宗室令時德麟父名世曼及除提舉萬壽觀雖字有古今之殊比之子華則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許法謂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馬隲父名安仁紹興八年知衡州以縣有安仁乞避則遂聽其辭雖不應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艸載白花蛇一名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月十日采

捕之圖經云其文作方勝白花喜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斷之其骨刺傷人與生螫無異今醫家所用惟取蘄州蘄陽鎮山中者去鎮五六里有靈峯寺寺後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極難得得之者以充貢洞內外所產雖枯兩目猶明至黃梅諸縣雖鄰境枯則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縣又與黃梅爲鄰間亦有之枯則兩目皆不明矣市者視此爲驗以輕小者爲佳四兩者可直十十足土人冬月尋其蟄處而擷取之夏月食蓋盆子者治疾尤有功采者置食竹筒中作繩網以繫其首剖腹乃死入藥以酒浸煮邵鈔開本作炙去首與鱗骨三兩可得肉一兩用也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

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原刻誤作被從從益邵鈔問本改

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爲藥者良以此也其蟲蟲水蛭之類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只如

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爲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後有用雞子者則云用先破者有力於婦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擇食時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殺令子短壽鯉魚湯與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魚論諸毒螫則云凡見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惡心向之亦不得殺若輒殺者後必遭螫治元鈔作始邵鈔閣本同亦難差小兒狗齧方云勿令狗主打狗於毒螫傷人之物尙不忍生心而加筆況其他乎其仁慈可謂至矣而新校治婦人妊娠諸方皆用烏雞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奇林億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慮後世更疑不用生命以爲虛語故余於本草蒙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載於此以釋來者之惑云

廬山記載錦繡谷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故以爲名今山間幽房小檻往往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爲盛其花紫而香烈非

羣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山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今移賈幾徧天下蓋出此山云余嘗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園有瑞香亭刻石爲記云其高丈餘大觀中余官於彼亭記雖存而花不復見東都貴人之家有高尺餘者已爲珍木置於陰室溉以佳茗而鄧州人家園圃中作畦種之至連大枝采斫不甚愛惜花有子歲取以種其初蓋亦得於山中不獨江南有也

韓信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後云召辱已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徐廣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按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與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兩股間也胯兩股間也音與跨同跨跨字相類而音韻不同今學者亦未嘗分別前讀胯爲庫音世必笑之諸書音如此者甚衆聊舉其一焉

會稽士人有錢唐休者頗有聲於時趙丞相當國人薦之者方議除擢會有邊報小警視奏目中適見其姓名趙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後趙引折彥質爲樞密其院中奏牘書名相次人有譖之者謂趙鼎折爲不祥乃與錢事相類古今以讖語而爲禍福者多矣雖有幸不幸蓋亦數使之然也可勝歎哉

余寓居上饒數問信州之得名於邦人莫有知者後觀圖經載弋陽縣有信義港以地極肥饒人多信厚而得名疑州之爲稱或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詩云俱客古信州者蓋謂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圃剏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

兩閣本均  
有者字

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堂名顧視

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卽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末幾蔡持正

坐譏訕貶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  
再入而竟死於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既坐  
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爲館士  
子以二相爲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溼  
不堪又以其言爲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  
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爲靈何以異哉

杜少陵新婚別云雞狗亦得將世謂諺云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  
逐狗走之語也而陳無已詩亦多用一時俚語如昔日剜瘡今補  
肉百孔千窗容一罅拆東補西裳作帶人窮令智短百巧千窮只  
短檠起倒不供聊應俗經事長一智稱家豐儉不求餘卒行好步  
不兩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爲無麪餅得巧無麪餅不應遠水救近  
渴誰能留渴須遠井遠水不救近渴瓶懸甕間終一碎瓦罏終須井上破急行寧小緩

急行趕過  
慢行遲過

早作千年調一生也作千年調

人作千年調  
鬼見拍手笑

拙勤終不補將勸

補拙

斧斫仍手摩

丈斧斫丁  
手摩姿

驚雞透籬犬升屋

雞飛狗上屋

割白鷺股何足難

鷺鷥腿  
上割股

薦賢仍賭命而東坡亦有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皆世俗

語如賭命軟飽猶可解而黑甜後世不知其為睡

原刻作誰從  
邵鈔開本改

矣如

詩之串夷載路書云弔由靈安知非當時之常談也

西北人生子其儕輩卽科其父首使作會宴客而後已謂之摺帽

會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畢嫁亦大會親賓謂之倒箱會廣南富

家生女卽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飲名曰女酒貧家終身布衣

惟娶婦服絹三日謂為郎衣此皆可為對者蜀人每食之餘不問

何物皆投於一器中過三月方取食謂之百日漿極貴重之非至

親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閩中公私醞釀皆紅麴酒至秋盡食紅

糟蔬菜魚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以紅糟煮鮫鯉肉

賣鮫鯉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樞密院奉祠居婺州忽夢行道上憩大木下有人止岐路

云此入閩中路也未幾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時方秋暑從者疲茶果憩於大木之下有過之者曰此入閩中路也宛如夢中所見乃太息曰雖欲不來其可得也

劉岑季高閒居湖州夢廖用中云剛與鄭顧道卻是同年時廖爲中丞鄭望之侍郎領宮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劍道由信上鄭往謁之初未相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卽云鄭顧道在此某與之卻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少異則出處升沈動靜語默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後時方用兵急於人才故士大夫多奪哀起復自是凡軍假攝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雖非軍旅及藉材幹多以急祿而起李將仕東云在興國軍有通山縣尉以喪母在告既而出參人皆駭愕而不敢問數日之後同僚見其中用縞素問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曰如此何故參告云某已於几筵前拈香起復矣禮義之



喪一至於此是可歎也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爲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

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黔

元鈔間本作黔

衣淺色無妝飾頰長而

美頗異於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閱公宴竟不見此

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遂徑

開兩

本均

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雜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

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裾誤拂兒面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  
以手捧兒面捫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時何  
執中爲丞相林乃其壻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  
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呂洞賓嘗遊宿州天慶觀道士不納乃宿於三門下采柏葉而食  
踰月方去臨行以石榴皮書於道士門扉上云手傳丹篆千年術  
口誦黃庭兩卷經字皆入木極深後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

之皆愈今刮取門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極宮門楣壁上亦有題詩云宮門一閉人臨水憑闌立無人知我來朱頂鶴聲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建炎初車駕自維揚渡江金人分兵逼壽春衆劫太守馬識遠使投拜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虜退其嘗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謀殺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輩終不得全幕官王大節曰彼有家屬如何於是盡殺推大節權領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兵退尙不肯用建炎年號具奏朝廷乃擢大節通判權州事紹興二年大節與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節與徐論禪曰罪福之事報應有無徐云未了還須償宿債大節曰如何可脫徐曰法心覺了無一物趙州和尚道放得下時都沒事若放不下冤債到來何由釋免王面發赤次日具飯邀徐密告壽春之事曰還可脫免否明叔曰如趙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

惟覺能了翌日

元鈔  
作且

徐與同官王昌俱訪大節忽言病來又曰了

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灸其臍中方三四壯矍然而起曰知罪過知罪過又曰且放寬我語言紛紜莫能悉記二公驚出但聞哀祈之聲久之竟死孟與徐皆能道其事

齊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狀如傷寒發熱已而手足厥冷湯劑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湯餅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麪搏成塊齧之家人驚異乃曰朝議才省來且慢喫遂怒

目曰那得朝議來我是密州高安縣販邵武軍客人被徐

邵鈔開朝  
本作爾

議在吉州權縣將我六個平人悉做大辟殺了今來取命你朝議已去久矣家人聽其聲乃東人語音狀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頃遂仆徐明叔與齊鄉人知其不妄

孫延直德中云渠在官時

二字元  
鈔空缺

有尉李脩以捕盜管改承務郎而

盜中一名乃逃軍李以拒捕殺之受命之日家中置酒爲慶明日

五口皆生癩癧數月之間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為夫所禮乃獨存李臨終癩潰透腦腦髓流出數日方兩闕本均作乃死又一同官性嚴酷訊囚多過數晚年苦兩足浮腫醫療莫效久之肉爛指落浸淫潰至半脛而死不可不戒也

陳寺丞

二字元鈔空缺

寶之徐州彭城人慶歷元年以外舅龐穎公藉任為

太廟齋郎後為雍邱縣主簿薦改官者凡十七人廷見仁宗怪其

多時穎公為樞密使仁宗務抑勢家時

原刻校云疑作特案邵鈔闕本作特當是特字之誤

不與改

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既罷舉者亦十餘人乃止以五名應格比

引對其一舉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秩又射

原刻校云射字有誤未詳

冀州支使

至治平二年方遷大理寺寺

元鈔少一寺字

丞世徒知以多而報罷不知後

以少而失信乎為有命也其子師道無己作先君事狀亦載此

信州弋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為薪廣南以棖

說鄂作根啖

豬處州龍泉以筍亦然溫州四時有蘭各是一種衡州耒陽縣有

桃一株結子而穰不甚實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一株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僊茅一名婆羅門參出南雄州大庾嶺上以路北雲封寺後者爲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處者卽心有黑暈以此爲別婺州義烏縣有葉鍊師者本菩薩村田家女隨嫂浣紗於谿中見一巨桃流於水上乃取以遺嫂時方仲冬嫂以其非時又若食餘因棄不取女乃啖之歸遂絕粒踰年之後性極通慧初不識字便乃能操筆書有楷法徽宗聞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賜號鍊師孫延壽嚮仲云渠知餘杭縣日有臨安鐵塔院僧志添來爲縣人作水陸齋時周常仲脩侍郎居烏墩有二弟元賓元輔在餘杭添見元賓曰侍郎安否承務可急往見之昨夜水陸會中卻見侍郎來赴也周信之亟買舟而去至則仲脩已不幸矣又嘗謂周邠開

祖曰公何故來看水陸且宜將息未幾周亦卒添作水陸齋極嚴  
潔多見亡者道其形貌語言甚異人歸向之黃魯直爲之寫草菴  
歌刻石傳於世

廖剛爲中丞建議令兩制舉士拔擢超用時李光自江西帥作參  
政有機宜呂廣問欲加引用廖與給事中劉一止中書舍人周葵  
遂通薦之李又求於秦相欲置之文館雖已許之久而未上乃以  
呂賀其執政啓以示秦其中有云屈己以講和而和未決傾國以  
養兵而兵愈驕丞相固已不樂至四方屬意固異於前後碌碌無  
聞之人百辟承風尤在於朝夕赫赫有爲之際秦意愈怒訖不與  
之至爭辯於上前李由是罷廖與周劉亦被逐及其門人又成一

黨

宗

元中

人趙舜輔希元自負詩文每以東坡爲標準居處齋室皆

取其言以爲名嘗種芍藥於亭下以蘇詩有亭下殿餘春之句遂

榜曰殿春亭作橫牌書之同列有惡之者乃謂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爲衢州兵官時趙令衿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詠每相譏評後表之除浙西憲舜輔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嚴州而憲亦罷焉鄭範季洪信州貴谿人登第久不仕嘗獻書五十篇言當世之務號芻蕘論朝廷止除充嚴州教授而已其論相篇云臣觀漢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四十有七人獨前稱蕭曹後稱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漢唐歷年相若而命相多寡幾十倍之差疑漢有所遺而後世任相亦不專於前古也又災異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漢載於史者亦五東漢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則災異亦浸多於古余在紹聖間見東京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佛陀禪師德遜云少時嘗以平歲秋成粟穗量其短長數其粒數至

中年已後數量較之漸不及前至其晚年豐歲反不逮邵鈔開本作逾少時

之凶年信釋氏入末劫之說為然元鈔信則災異之多疑與遜之言

亦相符也至於人之壽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誕日禁屠宰始於隋文帝為先帝先后追福其後不見於史唐玄

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

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於令從之文宗長慶四年十月

十日慶成節詔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常為永例武宗開成五年

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為降聖節六月十二日皇帝載

誕之辰為慶陽節懿宗七月四日二字元鈔空缺為延慶節昭宗二月二十

二日為嘉會節哀帝九月三日為乾和節餘不盡見皆三教入殿

講論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然初即位未便立節名惟昭哀改元

已立此見於唐舊史而新史又止載千秋節名後世遂為盛禮天

下宴飲公私勞費雖禁屠宰而殺害物命甚多崇寧中如有獻議



令宴設止用羊豕余在靖康間嘗乞廢罷獻諛已久訖莫肯從

唐劉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爲箕州刺史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綦連耀謀反被誅憬藏以善相在方伎傳然其所載但言所中者耳

此條亦見上卷唐方技傳條

如相思禮之謬蓋不少也

王介甫作韓魏公輓詩云木稼嘗云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冰極爲中的人多不見木稼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而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

元鈔說作喜

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見舊唐

兩關本作史

音

樂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笛漢武帝樂工工仲所造云其元出於羌中篳篥本名悲築出於胡中其聲悲亦云胡

原刻云作然胡作邊蓋關本改避胡字遂並云字亦改以順文

義今從元  
鈔改正

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琵琶四絃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藏琴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琶而近之曰琴言其便於事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昌宗易之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爭欲自進堪充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之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王珪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此事世

皆知之李大亮爲劍南道巡省大使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此亦舊史之文今若用激濁揚清爲大亮則人多以爲怪矣若不記萬卷書未可輕議人文章也

唐舊史云永王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又勇而有  
力遇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  
事吳郡采訪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  
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僚品東書來往應有常儀今  
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墮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  
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則李太白初從其行蓋璘未  
露其迹不然豈肯從其爲逆者也而李希言署名平牒故欲激之  
亦可罪矣今新書皆略而不載不特璘之本謀便爲犯順至於翰  
林之貶猶爲輕典矣

喬大觀維揚人紹興中仕宦於朝嘗有人戲之曰公可與鄭元和

對喬云某豈有遺行若彼邪曰非爲此也特以名同年號世未見其比耳又葉三省景參嚴州人嘗仕元鈔起居舍人姓名與字皆有兩呼亦所鮮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爲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爲禮蓋相反矣

蓋在唐朝猶未若此按舊史敬羽傳羽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

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若冰原刻作水元鈔胡鈔閣本同從告其賊私

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遵元鈔遵字

唐書遵卽倒請垂足羽曰尙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邪遵絕

倒者數四則唐書尙有坐席之遺風今僧徒猶爲古耳

易正義釋朶頤云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世俗以手

引小兒學行謂之多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朶也

世俗簡牘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義余問於博洽者皆莫能知

其所出後因檢禮部韵略恠字注云悼恠心亂也疑本出此傳用

之訛故去心耳

徽宗嘗問近臣七夕何以無假時王黼爲相對云古今無假徽宗喜甚還語近侍以黼奏對有格制蓋柳永七夕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而俗謂事之得體者爲有格致也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皇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勳告萊公謀廢上遂誅懷政萊公貶海康以死仁宗卽位賜諡忠愍命知制誥丁度爲詞曰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觀行褒沮得伸其公惟節惠之舊章實經世之明勸不有正議孰旌遺烈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寇準器資莊重風猷簡貴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余主鬯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圖惟協恭罔有二事遽盜言之嚙啗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汗貝錦難辯再罹遐謫遂及云亡終悲零露之歸徒軫幽泉之痛間雖游

初鈔閣本誤作萬  
邵鈔閣本作薦

仲澄雪追賁

寵嘉而誅功易名尙闕恩禮沈謀祕畫原刻作畫從淪於疑論逝者

莫愬朕甚閔之諡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愬合是休典

慰其營魂宜特賜諡曰忠愬今公安原刻作宗從縣道州鄧州皆有

生祠鄧州後賜名忠烈廟道州刊公詩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樓號

寇公而公安插竹挂紙元鈔作檣錢焚以邵鈔闕本祭公今生成林尤為

異也

雞肋編卷下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育法筮  
法新儀行於世聞其他有著述尙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  
定取以爲悅生隨鈔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掃之如塵  
尙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觀陳孝先甫誌

卷





雞肋編三卷先師盧寅齋夫子家藏係文瀾閣傳鈔本也其書各家書目絕少著錄又以素無刊本桐馬芋羊沿誤頗多先師常戚戚焉珽徧托書賈購求善本久無應者去春張仲聲自浙來吳假得影元鈔本全帙不分卷示余遂窮半月之功逐條疏記其異同脫者補之謬者正之猶恐其亂原書面目也於補正之處註明閣本作某影元本作某又恐混撰人之自注也於注上標某人按以別之俾人知閣本元鈔各有短長心愛何本可循次錄之未幾先師遽歸道山無由面與質疑因倩江茂才文煒徐正士立方覆加校核擇其善者從之先師有知當必含笑於九原也已咸豐三年八月仁和胡珽識

目寸條貼

科對其善善發之次編齊職當念舍笑效此制也百如豐三平八  
 蘇論解由無由而與青最因許吾茲木文敬翁五士立以善賦對  
 之對人賦閣本元效谷所賦其心愛回本何謂火殺之未幾於冊  
 於其邊云木前某文想補與人及自出也似書士對某人對以似  
 答辭之語各五為體想其論類書而目出於辭五之與指即辭本  
 將邊立為本全神一示余靈察半目之與發辭和所其異同編  
 類蘇與而正善與類余善本八無編答去春港中贊自語來與類  
 案考目錄也善與文以表誠相本歸編羊羊州焉徵遂次而氣如  
 數州論二款求編編實徵夫年之編詞文備開辨燈本由其善合

此書向無刻本近日吳門胡氏始得影元鈔本用活字擺入琳琅  
祕室叢書姚仲芳表叔得之因以舊藏鈔閣本贈余閣本刪去一  
條刪改二條皆据新刊本補正乙卯八月二十四日邵懿辰記  
季裕生南北宋之交遭時亂離所記引杜詩喪亂死多門二條極  
爲沈痛紹興初元兵馬錢糧之數亦他書所未載岳侯一軍五萬  
人月餉五十餘萬緡視今世亦不相遠也惟好述物怪小辨之類  
則誠哉雞肋耳辛酉十一月十四日復閱一過又記時杭城被圍  
五十日矣



右雞肋編三卷宋莊綽撰綽字季裕清源人四庫提要詳其歷  
官據本書自稱攝襄陽尉作倅臨涇及官於順昌澧州考本書  
卷下沈存中筆談一條自稱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視事是  
綽又嘗官州守矣呂居仁軒渠錄稱季裕年未甚老而體極癯  
瘠洪析仲本呼爲細腰宮院子程俱致道稱其著本草蒙求三  
卷甚工薛季宣浪語集有書莊綽撰著新譜據此書後跋又著  
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惜今皆不傳惟是書亦詳於方書本草  
想見致道所稱非偶然爾其他考證典覈又多記軼聞舊事提  
要稱其書可與周密齊東野語相埒洵爲不誣至摘其不知龍  
城錄爲同時王銍所作反據以駁金華圖經爲閒失考證今考  
是書此類尙多如鷺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語見文選  
孔融薦禰衡表李善注綽僅謂本鄒陽之書文選劉孝標辨命  
論李善注引傅子以子輿爲孟子之字傅子晉傅玄撰綽僅引

五臣注以通印鯨魚對披緜黃雀係蘇子瞻詩綽以爲黃魯直  
皆偶爾誤記不足爲病是編依仁和胡珽琳琅祕室活字本校  
以錢塘丁氏所藏邵懿辰鈔本二本均出閣本而有異同胡氏  
校以影元鈔本間以他書證之仍有誤字或疑似而不能斷其  
是非今頗復藉邵鈔訂正其佳處蓋不可沒云己未仲秋新建  
夏敬觀識